

山谷集

十一之五

辭序記

漢書門類	一〇二三〇號	七四函	八架	六冊
------	--------	-----	----	----

漢書類	一〇二三〇號	六冊	三五函	二〇架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10230
冊數	6 (3)
函號	315 99





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十

宋太史分寧黃庭堅曾直省

集

明後學甫中方 沉子及校

里人周希令子儀編

辭

宴桃源

書趙伯克家小姬領巾

天氣把人儂恹落絮遊絲時候茶飯可曾炊

一本云去歲

藏花柳恰恰如今贏得鏡中銷瘦生受生受更被養

娘催綉

長相思

秋景

蘋滿溪柳逸堤相送行人溪水西回時隴月低烟
霏霏風淒淒重倚朱門聽馬嘶寒鷗相對飛

點絳脣

重九日寄懷嗣弟時再涪陵用東坡余杭九

日點絳脣舊韻二首

濁酒黃花畫簾十日無秋燕夢中相見似作枯禪觀
鏡裏朱顏又減心情半江山遠登高人健寄語東
飛鴈

其二

日無書舉頭欲問西來燕世情夢幻復作如斯觀
自歎人生分合常相半戎雖遠念中相見魚

私廡

又

品帶雙垂妙香長恁携纖手半粧紅豆各自相思瘦
聞道伊家終日眉兒皺不能勾泪珠輕溜裛損揉
藍袖

浣溪沙

飛鵲臺前暈翠蛾千金新買帝青螺最難如意為情
多幾處淚痕留醉袖一春愁思近橫波遠山低盡
不成歌

又

一葉扁舟捲畫簾老妾學飲伴清談人傳詩句滿

南 林下猿垂窺滌硯巖前鹿臥看收帆杜鵑聲亂
水如環

擬張志和漁父詞

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沈
釣 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
轉船頭

雪花飛

携手青雲路樛天聲迤邐傳呼袍笏恩章乍賜春滿
皇都 何處難忘酒瓊花照玉壺歸嫺絲梢競醉雪
舞郊衢

菩薩蠻

王荊公新築草堂於半山引入功德水作小
港其上壘石作橋為集句云數間茅屋閑
臨水窄衫短帽垂楊裏花是去年紅吹開
一夜風梢梢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物最
閑情黃鸝三兩聲戲劾荊公作

半烟半雨溪橋畔漁翁醉著無人喚踈懶意何長春
風花草香 江山如有待此意陶潛解問我去何之
君行到自知

淹泊平山堂寒食節固陵錄事叅軍表弟周
元固惠酒為作此

細腰宫外清明雨雲陽臺上煙如縷雲雨暗巫山流

人殊未還 阿誰知此意解遣雙壺至不是白頭新
周郎舊可人

閨情

輕風裊斷沉煙炷霏微盡日寒塘雨殘綉沒心情鳥
啼花外聲 離愁難自製年少垂盟誓寂寞掩朱門
羅衣空淚痕

減字木蘭花

登巫山縣樓作

襄王夢裏草綠煙深何處是宋玉臺頭暮雨朝雲幾
許愁 飛花漫漫不啻羈人腸欲斷春水茫茫爰渡
南陵更斷腸

距施州二十里張仲謀遣騎相迎因送所和

樂府來且約近郊相見復用前韻先王

史君那裏干騎塵中依約是拂我眉頭無處重尋庚
信愁 山雲潏漫夾道旌旗聯復斷萬事茫茫分付
澄波與爛腸

巫山縣追懷老杜作

巫山古縣老杜淹番情始見撥悶題詩千古神交世
不知 雲陽臺下更值清明風雨夜知道愁辛果是
當時作賦人

次韻趙文儀

詩翁才刃曾陷文場貔虎陣誰敢當哉况是焚舟決

勝來 三巴春杪客館夢回風雨曉肩次崢嶸欲共
濤頭赤中平

其二

蒼崖萬仞下有奔雷千百陣自古危哉誰遣西園涓
麼來 猿啼雲杪破夢一聲巫峽曉苦喚愁生不是
西園作麼平

又

餘寒爭令雪共鵬梅相照映昨夜東風已出耕牛勸
歲功 陰陰累累近覺去天無幾尺休恨春遲桃李
稍頭次第知

又

終宵忘寐好事如何猶尚未子細沈吟珠泪盈盈濕
袖禁 與君別也願在郎心莫暫捨記取盟言闡作
回程却再圓

丙子仲秋奉陪黔陽曹使君伯達翫月作減
字木蘭花兼簡施州張使君仲謀

中秋多雨常是罇壘狼籍去今夜雲開湏道姮娥得
得來 不知雲外還有清光同此會笛在層樓聲徹
摩圍頂上頭

其二

中秋無雨醉送月啣西嶺去笑口湏開幾度中秋見
月來 前年江水兒女傳盃兄弟會此夜登樓小謝

清吟慰白頭

其三

濃陰驟雨巫峽有情來又去
今夜天開不與姮娥作
伴來
清光無外白髮老人心
自會何處歌樓貪看
冰輪不轉頭

丙子仲秋黔守席上客有舉岑嘉州中秋詩

曰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
遙憐小兒女
未解憶長安
因戲作

舉頭無語家在月明生處住
擬上摩圍最上峯頭試
望之
偏憐終秀苦淡同其誰
有想見牽衣月到
愁邊揔未知

戲答

月中笑語萬里同
依光景住天水相圍相見無因夢
見之
諸兒娟秀儒學傳家渠自有
自作秋衣漸老
先寒人未知

用前韻示知命弟

常年夜雨頭白相依無去住
兒女成圍歡笑罇前月
照之
阿連高秀千萬里來忠孝有
豈謂無衣歲晚
先寒要弟知

訴衷情

小菴灼灼柳鬢鬢春色滿江南
雨晴風暝烟淡天氣
正醺酣
山潑黛水接藍翠相攪歌樓酒旆故故招

人權典青衫

在戎登州臨勝景未嘗不歌漁父家風以謝江

山門生請問先生家風如何為擬金華道

人作此章

一波纔動萬波隨
蓑笠一鉤絲金鱗
政在深處千尺
也須垂
吞又吐信還疑
上鉤遲水寒江淨滿目青
山載月明歸

又

旋揎玉指著紅靴
宛宛鬪鸞訛天然自有殊
熊愁黛
不須多
分遠岫壓橫波
妙難過自欹枕處獨倚欄
時不柰顰何

畫眉

珠簾綉幕卷輕霜
呵手試梅粧
都緣自有離恨
故畫
作遠山長
思往事惜流光
恨難忘
未歌先歛欲笑
還顰最斷人腸

採桑子

送彭道微使君移知永康軍

荔枝灘上留千騎
莸李陰繁宴寢香
殘畫戟森森鎮
八蠻
永康又得風流守
管領江山少
訟多閑烟靄
樓臺舞翠鬟

其二

虛堂密候參同火
梨棗枝繁深鎖三
閨不要樊姬與

小蠻 遙知風雨更闌夜猶夢巫山濃麗清閑曉鏡
新梳十二鬟

其三

投荒萬里無歸路雪點鬢繁度鬼門關已拚兒童作
楚蠻 黃雲苦竹啼歸去繞荔枝山蓬戶身閑歌板
誰家教小鬟

其四

馬湖來舞釵初賜笳鼓聲繁賢將開闕威踈西山八
詔蠻 南溪地逐名賢重深鎖郡山燕喜公閑一斛
明珠兩小鬟

戲贈黃中行

宗盟有妓能歌舞宜醉罇罍待約新醅車上危坡盡
要推 西鄰三弄爭秋月邀勒春回箇裏聲催鉄樹
枝頭花也開

又

夜來酒醒清無夢愁倚闌干露滴輕寒兩行芙蓉淚
不乾 佳人別後音塵悄銷瘦難拚明月無端已過
江樓十二間

又

櫻朶著子如紅豆不管春歸聞道開時峯惹香鬢蝶
惹衣 樓臺灯火明珠翠酒戀歌迷醉玉東西少箇
人人煖被携

又

城南城北看桃李依倚年華楊柳藏鴉又是無言颺
落花春風一面長含笑偷顧羞遮分付誰家把酒
花前試問他

卜筮子

要見不得見要近不得近試問得君多少憐管不解
多於恨禁止不得淚忍管不得悶天上人間有底
愁向箇裏都諳盡

好事近

湯詞

歌罷酒闌時瀟洒座中風色主禮到君須盡奈賓朋

南北暫時分散揔尋常難堪久離拆不似建溪春

草解留連佳客

太平州小妓楊姝彈琴送酒

一弄醒心絃情在兩山斜疊彈到古人愁處有真珠
承睫使君來去本無心休淚界紅頰自恨老來憎
酒負十分金葉

又

不見片時霎魂夢鎮相隨着因甚近新無據誤竊香
深約思量模樣忔憎兒惡又怎生惡終待共伊相
見與伴伴奚落

好女兒

正集

卷之十一

九

張寬夫園賞梅

小院一枝梅衝破曉寒開
遇到張園遊戲沾袖帶香
回玉酒覆銀盃盡醉去
猶待重來東隣何事驚吹
怨笛雪片成堆

又

春去幾時還問桃李無言
燕子歸樓風勁梨雪亂西
園唯有月嬋娟似人人
難近如天願教清影常相
見更乞取團圓

又

粉淚一行行啼破曉來
粧懶擊酥眉羅帶羞見
綉鴛鴦擬待不思量
怎奈向目下恹惶假饒
來後教人

見了却去何妨

謁金門

示知命弟

山又水行盡吳頭楚尾
兄弟燈前家萬里相看
如夢寐君似成蹊桃李
入我草堂松桂莫厭
歲寒無氣味餘生吾已矣

清平樂

黃花當戶已覺秋容暮
雲夢南州逢笑語
心在歌邊舞處
使君一笑眉開
新晴照酒罇來且樂
罇前見在休思走馬章臺

又

休推小戶看即風光暮更糝菊英浮盃醕親賢宅報
荅風光有處幾回笑口能開少年不肯重來借問
牛山繫馬今為誰姓池臺

又

舞鬟娟好白髮黃花帽醉任傍觀嘲潦倒扶老偏宜
年小舞回臉玉冑酥纏頭一斛明珠日日梁州薄
媚年年金菊菜萸

示知命

乍晴秋好黃菊歌烏帽不見清淡人絕倒更憶添丁
小小蜀娘謾點花酥酒槽空滴真珠兄弟四人別
住他年同插茱萸

送春

春歸何處寂寞無行路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
同住春無蹤跡誰知除非問取黃鸝百轉無人能
解因風吹過薔薇

又

冰堂酒好只恨銀盃小新作金荷工獻巧圖要連臺
拗倒唐龍朔中子母相云連臺拗倒採運一曲清歌
急檀催卷金荷醉裏香飄睡鴨更驚羅襪凌波

更漏子

詠餘甘湯

菴摩勒西土果霜後明珠顆顆憑玉兔搥香塵稱為

席上珍 號餘甘無奈苦臨上馬時分付管回味却
思量忠言君但嘗

又

體妖嬈鬟婀娜玉甲銀箏照座危柱促曲聲殘王孫
帶笑看 休休休莫莫愁撥箇絲中索了了了玄
玄玄山僧無盃禪

阮郎歸

曾粵文旣恥陳湘歌舞便出其類學書亦進
未求小楷作阮郎歸詞付之也

盈盈嬌女似羅敷湘江明月珠起來縮髻又重梳弄
粧仍學書 歌調態舞工夫湖南都不如它年未厭

白髭鬚同舟歸五湖

效福唐獨木橋体作茶詞

烹茶留客駐彫鞍有人愁遠山別郎容易見郎難月
斜窗外山 歸去後憶前懽畫屏金博山一盃春露
莫留殘與郎扶玉山

茶詞

歌停檀板舞停鸞高陽飲興闌獸煙噴盡玉壺乾香
分小鳳團 雪浪淺露花圓捧鷗春笋寒絳紗籠下
躍金鞍歸時人倚欄

茶詞

摘山初製小龍團色和香味全碾聲初斷夜將闌烹

時鶴避煙 消滯思解塵煩金甌雪浪翻只愁啜罷
水流天餘清攪夜眠

茶詞

黔中桃李可尋芳摘茶人自忙月團犀胯闕圓方研
膏入焙香 青箬裹絳紗囊品高聞外江酒闌傳盃
舞紅裳都濡春味長 都濡地名

又

退紅衫子亂蜂兒衣寬只為伊為伊去得忒多時教
人直是疑 長睡晚理粧遲愁多懶畫眉夜來笑得
有歸期燈花則甚知

又

貧家春到也騷騷瓊漿注小槽老夫不出長蓬蒿隣
牆開碧桃 木芍藥品題高一枝煩剪刀傳盃猶似
少年豪醉紅侵雪毛

畫堂春

東風吹柳日初長雨餘芳草斜陽杏花零亂燕泥香
睡損紅粧 寶篆煙銷龍鳳畫屏雲鎖瀟湘夜寒微
透薄羅裳無限思量

又

東堂西畔有池塘史君斐几明窻日西人吏散東廊
蒲葦送輕涼 翠筦細通巖溜小峯重疊山光近池
催置琵琶床衣帶水風香

又

摩園小隱枕蠻江
蛛絲閑鎖晴窗
水風山影上修廊
不到晚來涼
相伴蝶穿花徑
獨飛鷗舞溪光
不因送客下繩床
添火炷爐香

浪淘沙

荔枝

憶昔謫巴蠻
荔子親攀冰肌照映
柘枝冠日擘輕紅
三百顆一味甘寒
重入鬼門關也似人間一雙和
葉插雲鬟
賴得清湘燕玉面同倚欄干

賀聖朝

脫霜披茜初登第
名高得意櫻桃榮
宴玉墀遊領群
仙行綴
佳人何事輕相戲
道得之何濟
君家聲譽
古無雙
且均平居二

西江月

老夫既戒酒不飲
遇宴集獨醒其傍
坐客欲
得小詞援筆為賦

斷送一生唯有破除萬事
無過遠山微影蘸橫波
不飲傍人笑我
花病等閑瘦弱
春來沒箇遮
闌盃行
到手莫留殘
不道月斜人散

茶詞

龍焙頭綱春早
谷簾第一泉香
已醺浮蟻嫩鶯黃
想見翻匙雪浪
兔褐金絲寶盃
松風蟹眼新湯
無因

更發次公狂甘露來從仙掌

崇寧甲申遇惠洪上人於湘中洪作長短句

見贈云大厦吞風吐月小舟坐水眠空霧

窻春色翠如蔥睡起雲濤正擁往事回頭

笑處此生彈指聲中玉篋佳句敏驚鴻聞

道衡陽價重次韻酬之時余方謫宜陽而

洪歸分寧龍安

月側金盆墮水鴈回醉墨書空君詩秀色雨園蔥想

見衲衣寒擁蟻穴夢魂人世楊花蹤跡風中莫將

社燕等秋鴻處處春山翠重

又

夢已隨流水淚巾猶裊香泉相如依舊是灑仙人

在瑤臺閨苑花霧縈風縹緲歌珠滴水清圓娥眉

新作十分妍去馬歸來便面

又

宋玉短牆東畔桃源落日西斜濃粧下着綉簾遮鼓

箏相催清夜轉眄驚翻長袖低徊細踏紅靴舞餘

猶顫滿頭花嬌學男兒拜謝

桃源憶故人

碧天露洗春容淨淡月曉收殘暈花上密烟飄盡花

底鶯聲嫩雲歸楚峽厭厭困雨點遙山新恨和淚

暗彈紅粉生怕人來問

一落索

誰道秋來煙景素任遊人不顧一番時態一番新到
得意皆歡慕紫萸黃菊繁華處對風庭月露愁來
即便去尋芳更作甚悲秋賦

南歌子

槐綠低窓暗榴紅照眼明玉人邀我少留行無奈一
帆烟雨畫船輕柳葉隨歌皺梨花與淚傾別時不
似見時情今夜月明江上酒初醒

詩有淵明語歌無子夜聲論文思見老彌明坐想羅
浮山下羽衣輕何處黔中郡遙知隔晚晴雨餘風

急斷虹橫應夢池塘春草若為情

東坡過楚州見淨慈法師作南歌子用其韻

贈郭詩翁二首

郭大增名我劉翁復是誰八塵能作和鑼推特地干
戈相待使人疑秋浦橫波眼春窻遠岫眉補陀巖
畔夕陽遲何似金沙灘頭放憨時

其二

萬里滄江月清波說向誰瑣門須更下金椎只恐風
驚草動又生疑金鴈斜粧頰青螺淺畫眉庖丁有
底下刀遲真要人牛無際是休時

望江東

江水西頭隔煙樹望不見江東路思量只有夢來去
更不怕江闌住 燈前寫了書無數笑汲箇人傳與
真饒尋得鴈分付又還是秋將暮

鼓笛令

戲詠打揭

酒闌命友閑爲戲打揭兒非常愜意各自輸贏只賭
是賞罰采分明湏記 小五出來無事却跋翻和九
底若要十一花下死管十三不如十二

又

寶犀未解心先透惱殺人遠山微皺意淡言踈情寂
厚往教作著行官柳 小雨勒花時候抱琵琶爲誰
清瘦翡翠金籠思珍偶忍拚與山鷄儂

又

見來兩箇寧寧地眼厮打過如拳踢恰得嘗些香甜
底苦殺人遭誰調戲 臘月望州坡上地凍着你影
艤村鬼你但知些一處睡燒沙糖管

又

見來便覺情於我厮守着新來好過入道他家有婆
婆與一口管教屨磨 副靖傳語水火鼓兒裏且打
一和更有些兒得處囉燒沙糖香藥添和

鷓鴣天

表弟季如箎云玄真子漁父詞以鷓鴣天歌

之極入律但少數句耳因以玄真子遺事
足之憲宗時畫玄真子像訪之江湖不可
得因令集其歌詩上之玄真之兄松齡惧
玄真放浪而不返也和荅其漁父云樂在
風波釣是閑草堂松桂已勝攀太湖水洞
庭山狂風浪起且須還此余續成之意也
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朝廷尚覓玄真
子何處如今更有詩 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
須歸人間底事風波險一日風波十二時

重九日集句

塞鴈初來秋影寒霜林風過葉聲乾龍山落帽千年

事我對西風猶整冠

蘭委佩菊堪餐人情時事半

悲歡但將醕酹酬佳節更把茱萸子細考

坐中有眉山隱客史應之和前韻即席荅之

黃菊枝頭破曉寒人生莫放酒盃乾風前橫笛斜吹

雨醉裏簪花倒著冠 身健在且加飡舞裙歌板盡

情懽黃花白髮相牽挽付與傍人冷眼看

明日獨酌自嘲呈史應之

萬事令人心骨寒故人墳上土新乾淫坊酒肆閑居
士李下何妨也整冠 金作鼎玉爲飡老來亦失少
時懽茱萸菊蕊年年事十日還將九日看

紫菊黃花風露寒平沙戲馬雨聲乾 看欲盡花經

眼休說彈冠與整冠 甘酒病癡朝冷倚人得似醉
中懽十年一覺揚州夢爲報時人洗眼看
節去蜂愁蝶不知曉庭環繞折殘枝自然今日人心
別未必秋香一夜衰 無閑事即芳期菊花須插滿
頭歸宜將醕酌酬佳節不用登臨送落暉
聞說君家有翠蛾施朱施粉揔嫌多背人語處藏珠
履覩得羞時整玉梭 拖遠袖壓橫波何時傳酒更
傳歌爲君寫就黃庭了不要山陰道士鴛

吉祥長老設長松湯爲作有僧病痲癩嘗死
金剛窟有人見者教服長松湯遂復爲完

人

湯泛冰籠一坐春長松林下得靈根吉祥老子親拈
出箇箇教成百歲人 燈焰焰酒醺醺壑源曾未破
醒魂與君更把長生盃畧爲清歌駐白雲

留春令

江南一鴈橫秋水嘆咫尺斷行千里回紋機上字縱
橫欲寄遠憑誰是 謝客池塘春都未微微動短牆
桃李半陰才暝却清寒是瘦損人天氣

木蘭花令

不當塗解印後一日郡中置酒呈郭功甫

凌歊臺上青青麥姑熟堂前餘翰墨暫分一印管江
山稍爲諸公分皂白 江山依舊雲空碧昨日主人

今日客誰分賓主強惺惺問取磯頭新婦石

又竄易前詞

翰林本是神仙謫落帽風流傾座席坐中還有賞音人能岸烏沙傾大白江山依舊雲橫碧昨日主人今日客誰分賓主強惺惺問取磯頭新婦石

次前韻再呈功甫

青壺乃似壺中謫萬象光輝森宴席紅塵開處便休休不是箇中無皂白歌煩舞倦朱成碧春草池塘

凌客共君商畧老生涯歸種玉田秧白石

客上脫一字疑作坐

庾元鎮四十兄庭堅四十年翰林故人庭堅假守當塗元鎮窮不入州縣席上作樂府

長句勸酒

庾郎二九常安樂使有萬錢無處著徐熙小鴨水邊花明月清風都占却朱顏老盡心如昨萬事休休休草莫罇前見在不饒人歐舞梅歌君更酌

歐梅當時二妓

用前韻贈郭功甫

少年得意從軍樂晚歲天教閑處著功名富貴久寒灰翰墨文章新諱却是非不用分今昨雲月孤高公也莫喜歡為地醉為鄉飲客不來但自酌

又

風開水面魚紋皺映入芳心犀點透乍看晴日弄柔條憶得章臺人姓柳心情老大癡就就不復淋浪

沾翠袖早梅獻笑尚窺隣小窗竊香遺壽

又

東君未試雷霆手洒雪開春春鎖透帝臺應點萬年
枝窮巷偏欺三徑柳 峯排群玉森相就中有摩圍
為領袖凝香窓下與誰看一曲琵琶千萬壽

又

新年何許春光漏小院閉門風日透酥花入座頗欺
梅雪絮因風全是柳 使君落筆春詞就應喚歌檀
催舞袖得開眉處且開眉人世可能金石壽

又

黃金捍撲春風手簾幕重重音韻透梅花破萼便春
回似有黃鸝鳴翠柳 曉粧未慙梅添就玉笋捧盃
離細袖會拚千日笑樽前它日相思空損壽

又

黔中士女遊晴晝花信輕寒羅綺透爭尋穿石道宜
男更買江魚雙貫柳 竹枝歌好移船就依倚風光
垂翠袖滿傾蘆酒指摩圍相守與郎如許壽

又

可憐翡翠隨鷄走學綰雙鬟年紀小見來行待惡憐
伊心惟嬌癡空解笑 紅蕖照映霜林長楊柳舞腰
風嫋嫋衾餘枕賸儘相容只是老人難再少

鵲橋仙

次東坡七夕韻

八年不見清都絳闕望銀漢溶溶樣樣銀作河年年牛
女恨風波笑此事人間天上野麋豐草江鷗遠水
老大唯便踈放百錢端往問君平早晚具歸田小舫

席上賦七夕詞

朱樓彩舫浮瓜沉李報荅風光有幾一年罇酒暫時
同別淚作人間曉雨鴛鴦機綜能令儂巧也待乘槎
仙去若逢海上白頭翁共一訪癡牛騃女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十一終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正集

宋太史分寧黃庭堅魯直著

明後學莆中方沆子及校

辭

里人周希令子儀編

虞美人

至當塗呈郭功甫

平生本愛江湖住鷗鷺無人處江南江北水雲連莫
笑醯雞歌舞甕中天當塗艤棹蒹葭外賴有賓朋
在此身無路入修門慚愧詩翁清些與招魂

又

波聲拍枕長淮曉缺月窺人小無情江水自東流只

載一船離恨向西州 竹陰花塢曾同醉酒味多於
淚若教金鑿在塵埃醞造一場煩惱送人來

宜州見梅作

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闌風細得香遲不
道曉來開遍向南枝 玉臺弄粉花應妬飄到眉心
住平生箇裏願盃深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

南鄉子

重九日涪陵作示知命弟

落帽晚風回又報黃花一番開扶杖老人心未堪
吟哉謾有才情付與誰芳意正徘徊傳語西風且慢吹
明日餘罇還共倒重來未必秋香一夜衰

今年重九知命已向成都感之復次前韻

招喚欲千回暫得罇前笑口開萬水千山還麼去悠
哉酒面黃花欲醉誰顧影且徘徊立到斜風細雨吹
見我未衰容易去還來不道年年即漸衰

又

未報賈船回三徑荒鋤菊臥開想得鄰舟野笛罷沾
衣不爲涪翁更爲誰風力嫋萸枝酒面紅鱗愜細吹
莫笑插花和事老推頰却向人間耐盛衰

又

黃菊滿東籬與客携壺上翠微已是有花兼有酒良
期不用登臨上落暉滿酌不須辭莫待無花空折枝

寂寞酒醒人散後堪悲節去蜂愁蝶不知

重陽日寄懷永康彭道微使君用東坡韻

卧稻雨餘收處處遊人簇遠洲白髮又揅_毛袖醉戎

州亂摘黃花插滿頭青眼想風流畫出西樓一燈秋

却憶去年歡意舞梁州塞鴈西來特地愁

重陽日宣州城樓宴集即席作

諸將說封侯短笛長歌獨倚樓萬事盡隨風雨去休

休戲馬臺南金絡頭催酒莫遲留酒味_今秋似去秋

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白髮_不解愁

雨中花

送彭文思使君

政樂中和夷夏宴喜官梅_不傳消息待_新梅_不斷

送春色桃李成陰甘棠少訟又移旌戟念畫樓朱閣

風流高會頓冷談席西州縱有舞裙歌板誰共茗

邀棋敵歸來未得先露誰袖管絃催滴樂事賞心易

散良辰美景難得會須醉倒玉山扶起更傾春碧

醉落魄

舊有醉醒醒醉一曲云醉醒醒醉憑君會取

些滋味濃斟琥珀香浮蟻一入愁腸便有

陽春意須將幕席為天地歌前起舞舞花前

睡從他兀兀陶陶裏猶勝醒醒惹得閑樵

悴此曲亦有佳句而多斧鑿痕又語高下

不甚入律或傳是東波語非也與蝸角虛
名解下癡條之曲相似疑是王仲父作因
戲作二篇呈吳元祥黃中行似能厭道二
公意中事

陶陶兀兀樽前是我華胥國爭名爭利休休莫雪月
風花不醉恁歸得 邯鄲一枕誰憂樂新詩新事因
閑適東山小妓携絲竹家裏樂天村裏謝安石

其二

陶陶兀兀人生無累何由得盃中三萬六千日悶損
旁觀我但醉落龜 扶頭不起還頽玉日高春睡平
生足誰門可款新芻熟安樂春泉玉醴荔支綠

名酒

老夫止酒十五年矣到戎州恐惟瘴癘所侵

故晨舉一盃不相察者乃強見酌遂能作
病因復止酒用前韻作二篇呈吳元祥

陶陶兀兀人生夢裏槐安國教公休醉公但莫盞倒
垂蓮一笑是贏得 街頭酒賤民聲樂尋常行處逢
勸適醉看簷雨森銀燭我欲憂民渠有二千石

其二

陶陶兀兀醉鄉路遠歸不得心情那似當年日割愛
金荷一盃淡不拓 異鄉薪桂炊香玉摩挲經笥須
知足明年小麥能秋熟不管經霜點盡髮邊綠

又

蒼顏華髮故鄉歸路無因得舊交新貴音書絕唯有
家人猶作慇懃別離亭欲去歌聲咽瀟瀟細雨涼
生頰淚珠不用羅巾裛彈在羅衣圍得見時說

踏沙行

茶詞

畫鼓催春蠻歌走向火前一焙爭春長低株摘盡到
高株高株別是閩溪樣碾破春風香凝午帳銀瓶
雪袞翻起浪今宵無睡酒醒時摩圍景在秋江上

賞春

臨水天桃倚牆繁李長楊風掉青驄尾罇中有酒且

酬春更尋何處無愁地

明日重來落花如綺芭蕉

漸展山公啟欲將心事寄天公教人長壽花前醉

少年心

對景惹起愁悶染相思病成方寸是阿誰先有意阿
誰薄倖斗頓恁少喜多嗔合下休傳音問你有我
我無你分似合歡桃核真堪人恨心兒裏有兩箇人

又添字

心裏人人暫不見霎時難過天生你要憔悴我把心
頭從前鬼着手摩挲抖擻了百病銷磨見說那厮
脾驚熱大不成我便與折破待來時鬲上與厮噉則

箇温存着且教推磨

步蟾宮

蟲兒真箇惡靈利惱亂得道人眼起醉歸來恰似出
桃源但目斷落花流水不如隨我歸雲際共作箇
住山活計照清溪勻粉面挿山花筭終勝風塵滋味

撥棹子

歸去來歸去來携手舊山歸去來有人共對月罇壘
橫一琴甚處逍遙不自在閑世界無利害何必向
世間甘幻愛與君釣晚煙寒瀨蒸白魚稻飯溪童供
筍菜

蝶戀花

海角芳菲留不住筆下風生吹入青雲去仙籍有名
天賜與致君事業安排取要識世間平坦路當使
人人各有安身處黑髮便逢堯舜主笑人白首耕南
畝

河傳

有士大夫家歌秦少游好殺人天不管之曲
以好字戲爲之作

心情老懶對歌對舞猶是當時眼巧笑靚近我衰容
華鬢似扶着賣卜筮思量好箇當年見催酒催更
只怕歸期短飲散燈稀背鎖落花深院好殺人天不
管

定風波

次高左藏使君韻

萬里黔中一漏天，屋居終日似乘船。及至重陽天也
霽，催醉鬼門關。近蜀江前，莫笑老翁猶氣岸。君看
幾人白髮上，筆顛戲馬臺前。追兩謝，馳射風情猶拍
古人肩。

又

把酒花前欲問溪，問溪何事晚聲悲。名利往來人盡
老，誰道溪聲今古有。休時且共玉人斟玉醕，休訴
笙歌一曲黛眉低。情似長溪長不斷，君看水聲東去
月輪西。

又

小院難圖雲雨期，幽懽渾待賞花時。到得春來君却
去，相誤不須言語淚雙垂。密約罇前難囑付，偷顧
手搓金橘歛雙眉。庭榭清風明月媚，須記歸時莫待
杏花飛。

又次高左藏韻

自斷此生休問天，白頭波上泛膠船。老去文章無氣
味，憔悴不堪驅使菊花前。聞道使君携將吏，高會
叅軍吹帽晚風顛。千騎插花秋色暮，歸去翠娥扶入
醉時肩。

又

山谷正集

卷之十一

七

用

山谷正集 卷之十一 七
晚歲鹽州聞荔枝赤英垂墜壓欄枝萬里來逢芳意
歇愁絕滿盤空憶去年時 澗草山花光照座春過
等閑枯李又纍纍辜負寒泉浸紅皺銷瘦有人花病
損香肌

又

准擬堦前摘荔枝今年歇盡去年枝莫是春光斲料
理無比譬如痲瘡有休時 碧甃朱欄情不淺何晚
來年枝上報纍纍雨後園林坐清影蘇醒紅裳剝盡
看香肌

又

上客休辭酒淺深素兒歌裏細聽沉粉面不須歌扇

掩閑靜一聲一字摠關心 花外黃鸝能窈語休訴

有花能得幾時斟畫作遠山臨碧水明媚夢為胡蝶
去登臨

客有两新鬟善歌者請作送湯曲因戲前二
物

歌舞闌珊退晚粧主人情重更留湯冠帽斜歌辭醉
去邀定五人纖手自磨香 又得樽前聊笑語如許
短歌宜舞小紅裳寶馬一云醉裏還促歸朱戶閑人
睡夜來應恨月侵床

醜奴兒

得計許多時長醉賞月下花枝暴風急雨年年有金

籠鎖定鶯鷓燕友不被鷄欺紅旆轉逶迤悔無計
千里追隨再來重縮瀘南印而今日下恹惶怎向日
永春遲

又

濟楚好得些憔悴損都是因它那面得句閑言語傍
人盡道你管又還鬼那人吵得過口兒嘛直勾得
風了自家是即好意也毒害你還甜殺人了怎生申
報孩兒

魚家傲

予嘗戲作詩云大葫蘆挈小葫蘆惱亂檀那
得便沾每到夜深人靜後小葫蘆入大葫

蘆又云大葫蘆乾枯小葫蘆行沾一往金

僊宅一往黃公壚有此通大道無此令人
老不問要與好兩葫蘆俱倒或請以此意

倚聲律作詞使人歌之為作漁家傲

踏破草鞋參到老等閑收得衣中寶遇酒逢花須一

笑重年少俗人不用嗔貧道是處青旗誇酒好醉

鄉路上多芳草提着葫蘆行未到風落帽葫蘆却纏

葫蘆倒

江寧江口阻風戲効寶寧勇禪師作古漁家

傲王環中云廬山中人頗欲得之試思索

才記四篇耳

山谷正集 卷之十一 九
萬水千山來此土本提心印傳梁武對朕者誰渾不
顧成死語江頭暗折長蘆渡面壁九年看二祖一
花五葉親分付隻履提歸葱嶺去君知否分明忘却
來時路

其二

三十年来無孔竅幾回得眼還迷照一見桃花參學
了呈法要無絃琴上單于調摘葉尋枝虛半老拈
花特地重年少今後水雲人欲曉非玄妙靈雲合破
桃花笑

其三

憶昔藥山生一虎華亭船上尋人渡散却夾山拈坐
具呈見處繫驢橛上合頭語千尺垂絲君看取離
鉤三寸無生路驀口一橈親子父猶回顧瞎驢喪我
兒孫去

其四

百丈峯頭開古鏡馬駒踏殺重蘇醒接得古靈心眼
淨光炯炯歸來藏在袈裟影好箇佛堂佛不聖祖
師沉醉猶看境却與斬新提祖令方猛省無聲三昧
天皇餅

品令

送黔守曹伯達供備

敗葉霜天曉漸鼓吹催行棹栽成桃李未開便解銀

章歸去取麒麟圖畫要及年少勸君醉倒別語恣
醒時道楚山千里暮雲鎮誰人懷抱記取江州司馬
座中最老

茶詞

鳳舞團團餅恨分破教孤令金渠體淨隻輪慢碾玉
塵光瑩湯響松風早減了二分酒病味濃香永醉
香路成佳境恰如燈下故人萬里歸來對影口不能
言心下快活自省

喝火令

見晚情如舊交疎分已深舞時歌處動人心煙水數
年冤夢無處可追尋昨夜燈前見重題漢上襟

愁雲雨又難尋曉也星稀曉也月西沉曉也鴈行低
度不會寄芳音

青玉案

至宜州次韻上酬七兄

煙中一線來時路極目送歸鴻去第四陽關雲不度
山胡新轉子規言語正在人愁處憂能損性休朝
暮憶我當年醉時句情詩云我自只如常日渡水穿
醉滿川風月替人愁

雲心已許暮年光景小軒南浦同捲西山雨
又寅庵解萍實宰作今附此

行人欲上來時路破曉霧輕寒去隔葉子規聲暗度
十分酒蒲舞裊歌袖沾夜無尋處故人近送旌旗

暮但聽陽關第三句欲斷離腸餘幾許滿天星月看
人憔悴燭淚垂如雨

兩同心

巧笑眉顰行步精神隱隱似朝雲行雨弓弓樣羅鞵
生塵罇前見玉檻彫籠堪愛難親自言家住天津
生小從人恐舞罷隨風飛去顧阿母教率珠裙從今
去唯願銀缸莫照離罇

又

一笑千金越樣情深曾共結合懽羅帶終願効比翼
紋禽許多時靈利惺惺驀地昏沉自從官不容針
直取而今你共人女邊著子爭知我門裏挑心記携

手小院回廊月影花陰

又

秋色遙岑粧淡情深儘道教心堅穿石更說甚官不
容針霎時間雨散雲歸無處追尋小樓朱閣沉沉
一笑千金你共人女邊著子爭知我門裏挑心最難
忘小院回廊月影花陰

江城子

憶別

畫堂高會酒闌珊倚欄干霎時間千里關山常限見
伊難及至而今相見了依舊似隔關山倩人傳語
問平安省愁煩淚休彈哭損眼兒不似舊時單尋得

石榴雙葉子憑寄與插雲鬢

又

新來曾被眼奚搐不甘伏恁拘束似夢還真煩亂損
心曲見面暫時還不見看不足惜不足不成歡笑
不成哭戲人目遠山蹙有分看伊無分共伊宿一貫
一文蹀十貫千不足萬不足

千秋歲

少游得謫嘗夢中作詞云醉卧古藤陰下了
不知南北竟以元符庚辰死於藤州光華
亭上崇寧甲申庭堅竄宜州道過衡陽覽

其遺墨始和其千秋歲詞

花邊花外記得同朝退飛騎軋鳴珂碎齊歌雲繞扇
趙舞風回帶嚴鼓斷盃盤狼籍猶相對酒淚誰能
會醉臥藤陰蓋人已去詞空在兔園高宴悄虎觀英
遊改重感槩波濤萬頃珠沉海

又

世間好事恰恁厮當對尔夜永涼天氣雨稀簾外滴
香篆盤中字長入夢如今見也分明是歡極嬌無
力玉軟花欹墜釵鬢袖雲堆臂燈斜明媚眼汗浹膏
騰醉奴奴睡奴奴睡也奴奴睡

憶帝京

銀燭生花如紅豆占好事如今有人醉曲屏深借寶

山後正集 卷之十一 一三
瑟輕招手一陣白蘋風故滅燭教相就
肌香透恨啼輾轡聲曉柳岸微涼吹殘酒斷腸人依
舊鏡中銷瘦恐那人知後鎮把你來憐憐

贈彈琵琶妓

薄粧小靨閑情素抱着琵琶凝竚慢撚復輕籠切切
如私語轉撥割朱絃一段驚沙去
萬里嫁烏孫公
主對易水明妃不渡粉淚行行紅顏片片指下落花
狂風雨借問本師誰歛撲當留住

黔州張倅生日

鳴鳩乳燕春閑暇化作綠陰槐夏壽筵舞紅裳睡鴨
飄香麝醉此洛陽人佐群深儒雅
况坐上玉麟金
馬更莫問鶯老花謝萬里相依千金爲壽未厭玉燭
傳清夜不醉欲言歸笑殺高陽社

離亭燕

次韻答黎功畧見寄

十載罇前談笑天祿故人年少可是陸沉英俊地看
即鎖窗批詔此處忽相逢潦倒禿翁同調
西顧郎
官湖渺事看庾樓人小短艇絕江空恨望寄得詩來
高妙夢去倚君傍胡蝶歸來清曉

歸田樂引

暮雨濛濛砌漏漸移轉添寂寞點點心如碎怨你又
戀你恨你惜你畢竟教人怎生是
前勸筭未已奈

山谷正集 卷之十一
向如今愁無計爲伊聰俊銷得人憔悴這裏誚睡裏
誚睡裏夢裏心裏一向無言但垂淚

又

對景還銷瘦被箇人把人調戲我也心兒有憶我又
喚我見我嗔我天甚教人怎生受看承幸厮勾又
是罇前眉拳皺是人驚恠冤我忒攪就拚了又捨了
定是這回休了及至相逢又依舊

撼庭竹

宰太和日吉州城外作

嗚咽南樓吹落梅聞鴉樹驚飛夢中相見不多時隔
城今夜也應知一作人坐久水空碧山月影沉西

買箇宅兒住着伊剛不肯相隨如今却被天嗔你未
落鷄群受鷄欺空恁惡伶伊風日損花枝

下水船

總領神仙侶齊到青雲岐路丹禁風從咫尺諦聞天
語盡榮遇看即如龍變化一擲靈梭風雨真遊處
上苑尋春去芳草芊芊迎步幾曲笙歌櫻桃豔裏惟
聚瑤觴舉回祝堯齡萬萬端的君恩難負

望遠行

勾尉有所謁爲太守所猜兼此生有所愛住
馬湖馬湖出下香核荔支常以遺生故戲
及之

山谷正集 卷之十二
自見來虛過却好時好日這訖尿粘膩得處煞是律
據眼前言定也有十分七八寬我無心除告佛
人閑底且放我快活得便索些別茶祇待又恁不遇
偎花映月且與一班半點只怕你沒丁香核

驀山溪

山圍江暮天鏡開晴絮斜影過梨花照文星老人星
聚清樽一笑歡甚却成愁別時襟餘點點疑是高唐
雨無人知處夢裏雲歸路回鴈晚風清鴈不來啼
鴉無數心情老懶尤物解宜人春盡也有南風好便
迴帆去

贈衡陽妓陳湘

鴛鴦翡翠小小思珍偶眉黛歎秋波儘湖南山明水
秀俇俇傷傷恰近十三餘春未透花枝瘦政是愁時
候尋芳載酒肯落誰人後只恐晚歸來綠成陰青
梅如豆心期得處每自不隨人長亭柳君知否千里
猶回首

至宜州作寄贈陳湘

稠花亂藥到處撩人醉林下有孤芳不忽忽成蹊桃
李今年風雨莫送斷腸紅斜枝倚風塵裏不帶塵風
氣微嗔又喜約略知春味江上一帆愁夢猶尋歌
梁舞地如今對酒不似那回時書謾寫夢來空只有
相思是

又

山明水秀盡屬詩人道應是五陵兒見衰翁孤吟絕
 倒一觴一詠瀟灑寄高閑松月下竹風間試想為襟
 抱玉關遙指萬里天衢香筆陣掃秋風瀉珠璣琅
 琅皎皎卧龍智略三詔佐昇平煙塞事玉堂心頻把
 菱花照

洞仙歌

瀘守王補之生日

月中丹桂自風霜難老閱盡人間盛衰草望中秋才
 有幾日十分圓霾風雨雲表常如永晝不得文章
 力白首防秋誰念雲中上功守正注意得人雄靜
 河西應難指五湖歸棹問持節馮唐幾時
 勲名印窠如斗

再策

促拍蒲路花

往時有人書此詞於州東酒肆壁間愛其詞
 不能歌也二十年前有醉道士歌於廣陵
 市中群小兒隨歌得之乃知其為促拍蒲
 路花也俗子口傳加釀鄙語政敗其好處
 山谷老人為錄舊文以告深於義味者

秋風吹渭水落葉蒲長安黃塵車馬道獨清閑自然
 爐鼎虎繞與龍盤九轉丹砂就琴心三疊藥宮看舞
 胎仙任萬釘寶帶貂蟬富貴欲熏天黃梁炊未熟

夢驚殘是非海裏直道作人難袖手江南去白蘋紅蓼又尋湓浦廬山

水調歌頭

春行

瑤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無數枝上有黃鸝我欲穿花尋路直入白雲深處浩氣展虹蜺祗恐花深裏紅霧濕人衣坐玉石倚玉枕拂金徽謫仙何處無人伴我白螺盃我為靈芝仙草不為絳唇丹臉長嘯亦何為醉舞下山去明月逐人歸

又

落日塞垣路風勁戛貂裘翩翩數騎閑獵深入黑山頭極目平沙千里唯見凋弓白羽鐵面駿驄騶隱隱望青冢特地起閑愁漢天子方鼎盛四百州玉顏皓齒深鎖三十六宮秋堂有經綸賢相邊有縱橫謀將不減翠蛾羞戎虜和樂也聖主永無憂

滿庭芳

詠茶

北苑龍團江南鷹爪萬里名動京關碾深羅細瓊藥暝生煙一種風流氣味如甘露不染塵凡纖纖捧水瓷瑩玉金縷鷓鴣斑相如方病酒銀瓶蟹眼波怒濤翻為扶起罇前醉玉顏山飲罷風生兩腋醒覓到明月輪邊歸來晚文君未寢相對小窻前

又竄易前詞

北苑春風方圭圓壁萬里名動京關碎身粉骨功合
上凌煙罇俎風流戰勝降春睡開拓愁邊纖纖捧熬
波濺乳金縷鷓鴣班相如方病酒一觴一詠賓友
群賢為扶起罇前醉玉顏山搜攬胃中萬卷還傾動
三峽詞源歸來晚文君未寢相對小粧殘

又

明眼空青忘憂萱草翠玉閑淡梳粧小來歌舞長是
倚風光我已逍遙物外人冤道別有思量難忘處良
辰美景襟袖有餘香 死央頭白早多情易感紅蓼
池塘又須得罇前席上成雙豈子風流罪過都說與

明月空牀難拘管朝雲暮雨分付楚襄王

又

初縮雲鬟才勝羅綺便嫌柳巷花街占春才子容易
託行媒其奈風流債負煙花部不免差排劉郎恨桃
花片片流水惹塵埃 風流賢太守能籠翠羽宜醉
金釵且留取垂楊掩映廳堦直待朱幡去後從伊便
窄襪弓鞋知恩否朝雲暮雨還向夢中來

又

脩水濃清新條淡綠翠光交映虛亭錦鴛霜露荷徑
拾幽蘋香渡欄干屈曲紅粧映薄綺踈檣風清夜橫
塘月滿水淨見移星 堪聽微雨過嬾嫵藻荇瑣碎

山谷正集 卷之十一 十一
浮萍便移轉胡床湘簟方屏練靄鱗雲旋滿聲不斷
簷響風鈴重開宴瑤池雪沁山露佛頭青

醉蓬萊

對朝雲靉靄暮雨霏微翠峯相倚巫峽高唐鎖楚宮
佳麗画戟移春靚粧迎馬向一川都會萬里投荒一
身弔影成何勸意盡道黔南去入尺五望極神州
萬里煙水罇酒公堂有中朝佳士荔頰紅深麝臍香
滿醉舞裊歌袂杜宇催人聲聲到曉不如歸是

又竄易前詞

對朝雲靉靄暮雨霏微翠峯相倚巫峽高唐鎖楚宮
佳麗蘸水朱門半空霜戟自一川都會虜酒千盃勇
歌百轉迫人垂淚人道黔南去天尺五望極神京
萬種煙水懸榻相迎有風流千騎荔臉紅深麝臍香
滿醉舞裊歌袂杜宇催人聲聲到曉不如歸是

逍遙樂

春意漸歸芳草故國佳人千里信沈音杳雨閨煙光
晚景澄明極目危欄斜照夢當年少對罇前上客鄙
枚小鬢燕趙共舞雪歌塵醉裏談笑花色枝枝爭
好鬢絲年年漸老如今遇風景空瘦損向誰道東君
幸賜與天幕翠遮紅逸休休醉鄉岐路華胥蓬島

晝夜樂

夜深記得臨歧語說花時歸來去教人每日思量到

處與誰分付其奈冤家無定據約雲朝又還雨暮將
淚入鴛衾揔不成行步 元來也解知思慮一封書
深相許情知玉帳堪歡為向金門進取直待腰金拖
紫後有夫人縣君相與爭奈會分踈沒嫌伊門路

念奴嬌

八月十七日同諸生步自永安城樓過張寬
夫園待月偶有名酒因以金荷酌衆客客
有孫彥立善吹笛援筆作樂府長短句文
不加點

斷虹霽雨淨秋空山染修眉新綠桂影扶疎誰便道
今夕清輝不足萬里青天常娥何處駕此一輪玉寒
光零亂為誰偏照醺 年少隨我追涼晚尋幽徑逸
張園森木醉倒金荷家萬里難得罇前相屬老子平
生江南江北最愛臨風笛孫郎微笑坐來聲噴霜竹
看花回

茶詞

夜永蘭堂醺飲半倚頽玉爛熳墜細墮履是醉時風
景花暗燭殘懽意未闌舞燕歌珠成斷續催茗飲旋
煖寒泉露井鉞竇響飛瀑 纖指緩連環動觸漸泛
起滿甌銀粟香引春風在手似粵嶺閩溪初采盈掬
暗想當時探春連雲尋篁竹怎歸得鬢將老付與盃
中綠

水龍吟

黔守曹伯達供備生日

早秋明月新圓漢家戚里生飛將青驄寶勒綠沉金
鎖曾隨天仗種德江南宣威西夏合宮陪享况當年
定計昭陵與子勲勞在諸公上 千騎風流年少暫
淹留莫孤清賞平坡駐馬虛弦落鴈思臨虜帳遍舞
摩圍遙歌彭水拂雲驚浪看朱顏綠鬢封侯萬里寫
凌煙像

惜餘權

茶詞

四時美景正年少賞心頻故東閣芳酒載盈車喜朋
侶簪合盃觴交飛勸酬獻正酣飲醉主公陳榻坐來
爭奈玉山未頹興尋巫峽 歌闌旋燒絳蠟况漏轉
銅壺煙斷香鴨猶整醉中花借纖手重插相將扶上
金鞍驪裏碾春焙願少延權洽未須歸去重尋艷歌
更留時霎

沁園春

把我身心為伊煩惱算天便知恨一回相見百方做
計未能偎倚早覓東西鏡裏拈花水中捉月覷着無
由得近伊添憔悴鎮花銷翠減玉瘦香肌 奴兒又
有行期你去即無妨我共誰向眼前常見心猶未足
恁生禁得真箇分離地角天涯我隨君去掘井為盟

無改移君湏是做些兒相度莫待臨時

不計其數去時... 山谷正集 卷之十一 三十二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之十三終

正集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宋太史分寧黃庭堅魯直著

明後學莆中方 沆子及校

序 里人周希令子儀編

胡宗元詩集序

士有抱青雲之器而陸沉林臯之下與麋鹿同羣與草木共盡獨託於無用之空言以為千歲不朽之計謂其怨邪則其言仁義之澤也謂其不怨邪則又傷已不見其人然則其言不怨之怨也夫寒暑相推草木與榮衰為慶榮而弔衰其鳴皆若有謂候蟲是也

不得其平則聲若雷霆澗水是也窈窕無聲以宮商



考之則動而中律金石絲竹是也維金石絲竹之聲
 國風雅頌之言似之澗水之聲楚人之言似之至於
 候蟲之聲則末世詩人之言似之今夫詩人之玩於
 詞以文物為工終日不休若舞怨一作世之不知者以
 待世之知者然而其喜也無所於逢其怨也無所於
 伐能春能秋能雨能暘發於心之工伎而好其音造
 物者不能加焉故余無以命之而寄於候蟲焉清江
 翻宗元自結髮迄于白首未嘗廢書其賢次所藏未
 肯下一世之士也前莫輓後莫推是以窮於丘壑然
 以其耆老於翰墨故後生晚出無不讀書而好文其
 率也子弟門人次其詩為若干卷宗元之子遵道嘗
 與予為僚故持其詩來求序于篇首觀宗元之詩好
 賢而樂善安土而俟時寡怨之言也可以追次其平
 生見其少長不倦忠信之士也至於遇變而出奇因
 難而見巧則又似于所論詩人之態也其興託高遠
 則附于國風其忿世疾邪則附于楚辭後之觀宗元
 詩者亦以是求之故書而歸之胡氏

畢憲父詩集序

河南畢公憲父以事功知名治郡甚得民所去民思
 之然不知其能詩也憲父沒後其子平仲得其平生
 詩若干篇以示豫章黃庭堅且曰為我序其先後之
 次庭堅持歸讀之三日夜漏常下三十刻所乃盡得

山谷正集 卷之十三
其所謂因以郡縣為類少壯者艾為次秩序為三卷
歸使藏其家而告之曰此公自以為不逮其意故未
嘗多以示人也者庭堅實始以吏事至於廬陵奉簿
領上府比它吏屢得燕見聽說條理貫穿六藝百家
下至安成虞初之記射匿候歲種魚相蠶之篇鼻嚏
耳鳴之占劾召鬼物之書無不口講指畫使疑者冰
開虛心者滿懷歸而未嘗不歎也今觀公詩如聞荅
問之聲如見待問之來按其筆語皆有所從來不虛
道非博極羣書者不能讀之昭然公世家吏治與所
蘊崇不為人知庭堅既作銘詩刻之下宮又論其學
問如此載之家集

王定國文集序

元城王定國灑落有遠韻才器度越等夷自其少時
所與游盡丈人行或其大父時客也生長富貴其嗜
好皆老書生事而不寒乞諸公多下之其為文章初
不自貴珍如落涕唾時出奇壯語驚天下士坐大臣
子不慎交游奪官流落嶺南更折節自刻苦讀諸經
頗立訓傳以示意得其作詩及它文章不守近世師
儒繩尺規摹遠大必有為而後作欲以長雄一世雖
未盡如意要不隨人後至其合處便不減古人定國
富於春秋崎嶇嶺海去國萬里脫身生還邂逅江濱
斗酒相勞苦但以罪大責輕未有以報君為言鬱然

發於文藻未嘗私自憐此其志未易為俗人道之王
良秣驥子而問途氣已無萬里矣恐觀者以為定國
之所以垂世傳後者如是而已故為序見之定國名
輩文正公之孫懿敏公之子癸亥八月壬辰序

小山集序

晏叔原臨淄公之莫子也磊隗權竒踈於顧忌文章
翰墨自立規摹常欲軒輊人而不受世之輕重諸公
雖愛之而又以小謹望之遂陸沈於下位平生潛心
六藝玩思百家特論甚高未嘗以沾世余嘗恠而問
烏曰我槃跚敦率猶獲罪於諸公憤而吐之是唾人
面也乃獨嬉弄於樂府之餘而寓以詩人句法清壯
頓挫能動搖人心士大夫傳之以為有臨淄之風爾
罕能味其言也余嘗論叔原固人英也其癡亦自絕
人愛叔原者皆愠而問其目曰仕宦連蹇而不能一
傍貴人之門是一癡也論文自有體不肯一作新進
士語此又一癡也費資千百萬家人寒飢而面有孺
子之色此又一癡也人百負之而不恨已信人終不
疑其欺已此又一癡也乃共以為然雖若此至其樂
府可謂狹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
之流其下者豈減桃葉團扇哉余少時聞作樂府以
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獨罪余以筆墨勸淫於我法中
當下犁舌之獄特未見叔原之作耶雖然彼富貴得

意室有倩盼慧女而主人好文必當市購千金家求善本曰獨不得與叔原同時耶若乃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臞儒晚悟裙裾之樂鼓之舞之使宴安酖毒而不悔是則叔原之罪也哉

陳公廩說病詩序

熙寧丁巳五月河北路轉運副使尚書金曹陳公知儉公廩出按部大河左並海而還衝暑飲冷愛護小失宜而得赤自疾其初可以調御膳飲時節起居而無疾也創之歎蚤愈故中更兩醫而例無善狀其治劑皆大寒蒙翳左目幾廢司明之官而已迺寤盡逐諸醫屏去湯熨之齊還藥其本蓋十數日而後平因說身疾為人破迷列爲十章邪在旁行至於大道司南既正四方晏然歷階升堂親履實地不立正位寂寥無依此所謂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形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者也

龐安常傷寒論後序

龐安常自少時善醫方爲人治病處其生死多驗名傾江淮諸醫然爲氣任俠鬪鷄走狗蹴鞠擊毬少年豪縱事無所不爲博奕音技一工所難而兼能之家富多後房不出戶而所欲得人之以醫聘之也皆多陳其所好以順適其意其來也病家如市其疾已也君脫然不受謝而去之中年乃屏絕戲弄閉門讀書

山谷正集 卷之十三 三
自神農皇帝經方扁鵲八十一難靈樞甲乙葛洪所
綜緝百家之言無不貫穿其簡策紛錯黃素朽蠹先
師或失其讀學術淺陋私智穿鑿曲士或竄其文安
常悉能辨論發輝每用以視病如是而生如是而不
治幾乎十全矣然人以病造不擇貴賤貧富便齋曲
房調護以寒暑之宜珍膳美饌時節其飢飽之度愛
其老而慈其幼如痛在己也未嘗輕用人之疾嘗試
其所不知之方蓋其輕財如糞土而樂義耐事如慈
母而有常似秦漢間游俠而不害人似戰國四公子
而不爭利所以能動而得意起人之疾不可縷數它
日過之未嘗有德色也其所論著傷寒論多得古人
不言之意其所師用而得意於病家之陰陽虛實今
世所謂良醫十不得其五也余始欲掇其大要論其
精微使士大夫稍知之適有心腹之疾未能卒然
未嘗游其庭者雖得吾說而不解誠加意讀書書則
過半矣故特著其行事以為後序云其前序海上道
人諾為之故虛右以待

道臻師畫墨竹序

墨竹出於近世不知其所師承初吳道子作畫超其
師揚惠之於山川崖谷遠近形勢虎豹蛇龍至於蟲
蟻草木之四時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之神物軍
陳戰鬪斬馘犇北之象運筆作卷不加丹青已極形

似故世之精識博物之士多藏吳生墨本至俗子乃
銜丹青耳意墨竹之師近出於此往時天章閣待制
燕肅始作生竹超然免於流俗近世集賢校理文同
遂能極其變態其筆墨之運疑鬼神也韓退之論張
長史喜草書不治它技所遇於世存亡得喪亡聊不
平有動於心必發於書所觀於物千變萬化可喜可
愕必寓於書故張之書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
後世與可之於竹殆猶張之於書也嘉州石洞講師
道臻刻意尚行欲自振於溷濁之波故以墨竹自名
然臻過與可之門而不入其室何也夫吳生之超其
師得之於心也故無不妙張長史之不治它技用智
不分也故能入於神夫心能不牽於外物則其天守
全萬物森然出於一鏡豈待含墨吮筆槃礴而後為
之哉故余謂臻欲得妙於筆當得妙於心臻問心之
妙而余不能言有師範道人出於成都六祖臻可持
此往問之

翠巖真禪師語錄序

石霜山中有三角虎孤游獨坐萬木生風至於千里
無人草深一丈有一人料其頭而得道是為黃龍慧
南有一人履其尾而得道是為翠巖可真南之子孫
江西湖南若揭日月而真得子晚所乳之子是為滄
山道人慕詰林棲谷隱堅密深靜霜露果熟諸聖推

出枯木朽株雲行雨施然後翠巖之道光明蓋翠巖
 之入石霜遠遭一吼凡聖情盡參承浴決徹佛徹祖
 行住坐臥亘古亘今行川之水無不盈之科走盤之
 珠無可留之影十聖三賢當路亦須草偃風行四方
 八面俱來無不投戈散地金章玉句具在可知然明
 月夜光多逢按劍陽春白雪難為賞音維黃龍罷參
 之容必遣之曰百鍊真金直湏入翠巖鑪鑪今坐鎮
 諸方龍吟虎嘯者無不稱翠岩室中之句公接大根
 器凡夫而叢林號為真點胞者蓋同門數老雖目視
 眈眈文采炳煥似從慈明法窟中來實不鮮石霜上
 樹之機耳各夢同牀不妨殊調冷灰爆豆聊為解嘲
 云耳

雲居祐禪師語錄序

佛言我於一切法無執報得常光 一尋身真金色乃
 至三十二大人相八十種隨形好 一一皆對妙因固
 知釋迦老子不會祖師禪今有人 灰頭土面而種種
 光明遍照卑濕重遲而進道猛利 超過百萬阿僧祇
 劫哆哆啾啾而法音如雷如霆慧 辯如雲如雨跛跛
 罕擊而十二時中適往十方國土 調伏衆生如來油
 花脫子全無用處不可是超佛知 見倒用如來印也
 此語若傳山北山南必且懷疑起 諍若問是誰但向
 道是雲居祐老子若有人問言句 內識此老子言句

外識此老子不可道不即言句不離言句對諸方說
如來禪也我觀此老子雖不設陷虎之機大空升堂
小空入室雖不結羨魚之網鳥鵲遷巢龍蛇避宅子
湖狗口裏刺得手祕魔巖义下有出身路所以鏡有
山鬼之形妙於不見骨銜波旬之鏃本自無瘡若人
信得及萬株杉裏方藏影若信不及五老峯前又出
頭此老子是無為無事人何須鄙夫百千偈贊諸人
還會麼巨鼈莫戴三山去五款蓬萊頂上行

大瀉詰禪師語錄序

詰禪師烹佛祖鑪鞞鍛十地鉗椎坐大瀉山孤峯萬
仞倒用魔王之印追大軍於藕絲孔中全提金翅之
威取毒龍於生死海底擊毒塗鼓死却偷心傳法蝮
蛇命與雪山藥吐却室中寥語野狐涎若相如之璧
無瑕不但二十五城十方一契盡為祖荼驢負麟角
羊蒙虎皮來者崢嶸皆納敗闕向瀉山去者合如是
去從瀉山來者吾則有以驗之昔石霜山中生二虎
其一為黃蘗南其一為翠岩真黃蘗之虎乳數子皆
哮吼一方弭伏百獸而翠岩之虎生一夔是為詰禪
師余不能盡贊其道而以印於余心者書之瀉山語
錄之後後世僧中有董狐深知正法眼藏之樞紐能
持直筆使雅頌各得其所必將有取於斯文

翠巖悅禪師語錄後序

蘇巖悅禪師者青山白雲開遮自在碧潭明月撈漈
 方知鐵石霜崖強弓劈箭不受然燈記自提三印正
 宗假令古佛出須下一推定當前則激惠南老子出
 泐潭死水而印慈明後則勸祖心禪師撥大愚寒灰
 而見黃蘗看儂兩著雖天下碁客受先破此一塵與
 四海禪宗點眼有懷疑者是不肯山谷道人擬款全
 提且救取無為居士

福州西禪暹老語錄序

佛以無文之印密付摩訶迦葉二十八傳而至中夏
 初無文字言說可傳可說真佛子者即付即受必有
 符證印空同文於其契會雖達磨面壁九年實為二
 祖鑄印若其根器不爾雖親見德山捧如雨點付與
 臨濟天下雷行此印陸沉終不傳也今其徒所傳文
 字典要號為一四天下品盡世間竹帛不能載也蓋
 亦如蟲蝕木實主相當偶成文爾若以為不然者今
 有具世間智得文字通者自可閉戶無師讀書十年
 刻苦提印而自佩之矣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
 非其人道不虛行怡山暹老初寄瓶鉢於古田時人
 不識也曾福州子固拔於稠人之中授以西禪而道
 俗皆與之團蒲曲几於今十二年矣暹之徒淨圓以
 其言句求予為序引予問淨照禪師以為其人有道
 心知子莫若父也聞予此言必不驚也至於錄開堂

升座之語以續祖燈則其門人之志也

仁宗皇帝御書記

臣其元祐中待罪太史氏竊觀金匱石室之書論載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有二年幼小遂生至於耆老安

樂田里不憂不懼百姓皆如芻狗無謝生之心又言

上天德純粹無聲色畋游之好平居時御筆墨尤

喜飛白書一書之成左右扶持爭先乞去稍稍散落

人間慶雲景星光被萬物士大夫家或得隻字片紙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正集

宋太史分寧黃庭堅魯直著

明後學莆中方 沆子及校

里人周希令子儀編

記



相與傳玩比於河圖洛書敬愛所在如臨父母比豈
與周人思召伯愛其甘棠同年而語哉恭惟昭陵
復主垂四十年至今父老言之未嘗不霽涕後生聞
說前朝事無不踊躍恨不身當其時嗚呼可謂有德
君子者耶竊嘗深求太平之源而仁祖在位時未
嘗出竒變古垂衣拱手以天下之公是非進退大臣
而百官脩職四夷承風臣亦不能識其所以然故秘
閣校理臣張公裕所藏書其子臣浩以示臣臣昧冒
論著如此譽天地之高厚贊日月之光華臣自知其
不能也

伯夷叔齊廟記

伯夷叔齊墓在河東蒲坂雷首之陽見於水經地志
可考不妄其即墓為廟則不知所始以一子之賢意
其為唐晉之典祀也舊矣元祐六年予同年進士臨
菑王闢之為河東縣政成乃用四年九月大亨赦書
以公錢七萬及廢徹淫祠之屋作新廟凡三十有二
楹貴德尚賢聞者興起貌象祠器皆中法程某月某
甲子有事於廟乃相與謀記歲月乞文於豫章黃庭
堅謹按伯夷叔齊有國君之二子逃其國而不有者
也予嘗求其說伯夷之不得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
不說者矣叔齊之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
於是時紂又在上虐用諸侯則二子之去亦以避紂

耶二子雖去其國其社稷必血食如初也雖不經見以曹子臧吳季札之傳考之意其若是也故孔子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孟子以為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此則二子之行也至於諫武王不用去而餓死則予疑之陽夏謝景平曰二子之事凡孔子孟子之所不言可無信也其初蓋出莊周空無事實其後司馬遷作史記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若三蘇之學皆有罪於聖人者也徒以文章擅天下學者又弗深考故從而信之以予觀謝氏之論可謂篤信好學者矣然可為智者道也予觀今之為吏愒日玩歲及為政者鮮矣政且不舉又何暇於教民今河東為縣吏治庸敏政成而舉典祀以教民可謂知本矣故樂為之書并書予所聞二子事以告來者

鄂州通城縣學資深堂記

通城縣學官資深堂前縣令臨川鄒君餘損道之所作也通城故崇陽之聚也民病於隸崇陽求專達於武昌故熙寧五年詔割崇陽之三鄉為通城縣以六安曹君為吏嚴能知所先後其作邑民勸趨之官府

足以鳩民則致力於學官因其溪山之陽作夫子廟
奚及諸生之舍以待其秀民興焉未遑教事而曹君
去由是閱數令方貸民出子錢併役兼任而藏其產
庸之竒以為最歲上下釋莫府史執事趣如今則止
及令東平王君定民佐才之時病其邑子之不學頗
理曹君之緒執經以待問而士不至雖然曹君之功
不遂隳墮亦王君之力也鄒君始下車聞艾城戴君
輿耆艾有德而明經術以書幣聘焉戴君至而士大
夫有所矜式鄒君曰講堂者利於羣居而不利於燕
居使賢者退而與諸生雜處吾懼賢者之不安席也
乃因民之餘力而作斯堂於是投耒耜而挾書棄惰
游而受業者日至焉頃之夙夜于其家者知貴老出
入于其鄉者知尚齒于市于田見儒衣者皆肅然父
老乃相與歎曰毀我財而成我子弟勞我力而逸我
耆老蓋學之功耶繼鄒君者臨川吳君履中與權吳
君發政甚愛民而論政先養士其獄犴平矣曰此俗
吏之所能也於是復以書幣聘海昏李君亮采李君
應之則與李君分職曰子典其教事而我知其政李
君力學以待舉修己以致人士皆樂好之吳君公事
退則來燕于堂左經右律靡日不勤凡宮室不能風
雨器用不可薦羞皆彌縫補苴使無憾於是通城之
學可以責士之不来而士得師友並興於學矣夫性

山谷正集 卷之十四 四
者民所自有也彼其怙富滅德放貧爲濫強有力者
嚚柔良者不立豈獨民之罪哉長上不勸學也今自
曹君以來有勸學之心而猶待四人然後其政行善
政之難也如此夫昔者鄒君甚愛斯堂嘗以書抵京
師求予記之會予不暇及是吳君爲之請焉予謂鄒
君者名斯堂不空語諸生從事焉不可不知也淺聞
寡見者之教也不能引之至於道故學者皆得一而
暖暖姝姝彼其得一也非自得之故也孟子曰君子
深造之以道欲自得之也見異端而不能弗畔居之
不安也趨下流而失其本資之不深也今夫水決之
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背原而往矣左之右之而
得之學者欲速化而不求自得之皆孟子之罪人也
故表章鄒君之意以曉諸生若夫挈楹計工述其襟
帶溪山之觀則非兩令之屬予者故不書

閩州整暇堂記

無事而使物物得其所可以折千里之衝之謂整有
事而以逸待勞以實擊虛彼不足而我有餘之謂夫
不素備而應卒可以徼幸於無患而其顛沛狼戾者
十常八九也豈唯人事哉天之於物疾風震雷伏於
土中者皆萌動然後阜蕃而成夏落其實而枯其枝
然後閉塞而成冬夫惟整故能暇上天之道也昔者

晉欒鍼使於楚楚執政問晉國之勇對曰好以衆整
又問如何曰好以暇雖晉楚爭盟務以辭相勝亢其
情楚豈能與中國抗衡哉今之郡守古諸侯也提千
里之兵以守關要平居燕安拙者奉三尺而有餘至
於倉卒變故巧者應事機而不足此惟不知素整暇
故也滎陽魯侯仲修仁宗時御史中丞魯公家也
儒素有風力其家法存焉爲閭中太守知學問爲治
民之源知恭儉爲勸學之路先本後末右經而左律
在官二年內明而外肅吏畏而民服乃作堂以燕樂
之表裏江山不知風雨於以燕賓客講問闕遺沈沈
翼翼千里之觀也堂成而魯侯甚愛之問名於江南
黃某其曰若魯侯可謂能整能暇矣故名之曰整暇
所以美其成功而勸其未至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
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可謂能整
矣又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魚鼈膾鯉侯
誰在矣張仲孝友可謂能暇矣前所叙說以告後人
後作賦詩以爲魯侯壽故并記之

冀州養正堂記

冀州古信都有漢爲安平侯國地當河漳之間一都
會民習懞伎任俠自武四方游手之民囊橐其間不
事本業其淫俗猶班班見於載籍無名山大川以爲
要關其地四戰之國也自中原有事於兵革此邦未

聳不與焉故其民空匱憔悴甚於他州我聖人撫有四海天下屬安丁壯耕耒老弱不任事百有餘年而民未知休息生養之利歲一艱食可望以恩義者不能相救蓋其地產瘠鹵人不根著故爾於今爲州在國北門堅壁重兵樓櫓險壯外夷賓客朝賀有期會所由出入故守者常用士大夫之選元豐元年十一月詔用扶風魯侯魯侯忠信豈弟不鄙其州拊循鰥寡動用禮法民奮于田士興于學迺遑暇於燕息之地太守居故有便堂權輿於都水藍昌言仲謨而魯侯爲築屋四旁與堂周旋風雨寒暑有所遷就而堂事告備魯侯隱几以休詩書酌酒以御賓客巾履徜徉木陰鳥語之中思所以爲邦之本而有得焉謂其堂曰養正是在易之頤正吉觀頤自求口實者也齊王之子亦人子也居富貴之養而氣體與人殊况能自求其心居天下之廣居則其所養宜何如呼於埳澤之門者非宋君也而聲似之以其居相似也其居與古人相似而病不及古人吾則不信也夫惟不言不笑不取是非物之情飄風暴雨天地不能持久也未同而言脅肩謔笑苟可以得車所治每下而不耻者吾不知也至於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彼其中必有以信之詩云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夫事其事而小大得情語默當物齋心服形於宮庭屋漏之

間而民氣和於耕桑隴畝之上彼其於性命之情必有不斲於規矩準繩而正者焉嘉魯侯之不鄙其州知律民者在已得已者在心其居民上不以一日忘所以養源者故極言其致遺魯侯鑿石壁間使信都之士師魯侯之好學以成其材其民知魯侯之用心而勸其事又使來者得監觀焉魯侯名有開字元翰簡肅公之子能世其家者也

北京通判廳賢樂堂記

待外物而適者未得之憂人之先之也既得之憂人之奪之也故雖有榮觀得之亦憂失之亦憂無時而樂也自適其適者無累於物物之去來未嘗不樂也

故古之人觀乎儻來若寄於我如浮雲之外物亦正其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常山賈春卿來佐北都留守政成有暇日始作新堂治燕息之地豫章黃庭堅名之曰賢樂其義蓋以謂去前日之上庫下陋塵濛蛛絲隅角黠闇鳥鼠之宅而爲今日之軒楹高明戶牖通達便齋曲房兩宜寒暑并陰高槐風聽脩竹賓僚尊酒笑語詩書是宜爲賢者有也春卿遂以名堂而屬爲記黃庭堅曰魏都國北門上佐也事無所不關決雖留守大人鉅公游刃於無事內外晏然而十三縣之政日交於前簿書期會幾於不勝聽也加以外夷賓客之道濁河隄防之守

呼吸變故不擇時節舉別都會府號為難治者皆出
大名下故異時任此責者以夜繼晝為吏牘所埋沒
不得出氣雖親戚慶吊人情所不能休者有不暇顧
省至其解官去而後已今春卿辦了公家事小大斬
斬又有力以燕樂親戚僚友講問缺遺則斯堂之主
人不既賢乎夫人之賢豈有類哉德每進而終無已
者也我名斯堂既嘉主人賢又以為來者之勸也春
卿名青故太尉侍中魏公子也精敏通事情見首知
尾自其少時老姦吏不敢弄以事嘗以使節京西吏
畏其明其失職以議法不合不以不稱職也其於政
事天材絕人遠甚不以其能驕人好賢不倦不為得
失顧計者也

忠州復古記

忠州漢巴郡之臨江墊江縣也其治所在臨江故梁
以為臨州後周以為南賓郡唐貞觀八年始為忠州
其地荒遠瘴癘近臣得罪多出為刺史司馬故劉尚
書以刺史貶一年死陸宣公以別駕貶十年死李忠
懿公以刺史居六年白文公以刺史居二年其後喜
事者以四公俱賢圖象為四賢閣故相贈司徒鄭州
刺史南華劉晏士安故相贈兵部尚書嘉興陸贄敬
輿中書侍郎平章事贈司徒安邑李吉甫宏憲刑部
尚書致仕贈右僕射下邳白居易樂天由開元以來

訖于會昌四君子相望凜然猶有生氣忠民常以此
自負而郡守至者必矜式焉紹聖二年正月知州事
營丘王君闢之聖涂下車問民疾苦曰吏驚而民困
故聖涂為州拊養柔良知其飽饑鉏治姦猾幾於傷
手治聲翕然邑中豪吏故時受賕舞文法者相與謀
曰屬且無類即以智籠小駭吏群訴於部使者聖涂
不為變日歎曰白頭老翁安能錄錄畏吏苛民耶亦
會部使者審吏為姦而聖涂治郡政成時休車騎野
次啟問故老訪明賢之逸事而王君之政府寥無聞
蓋士安既賜死而敬輿別駕不治民宏憲雖在州六
年亦嘿耳樂天由江州司馬除刺史為稍遷故為郡

最豫暇有聲迹又其在州時詩見傳東樓以宴賓佐
西樓以瞰鳴玉溪登龍昌上等以望江南諸山張樂
已子臺以會竹枝歌女東坡種花東澗種柳皆相傳
識其處所於是一花一竹皆放於詩復其舊貫種荔
支數百株移木連且十本忠於一時遂為三峽名郡
聖涂乃以書誇涪翁曰為我記之涪翁曰聖涂急鯨
寡之病使遠方民沐浴縣官之澤可謂知務矣掃除
四賢之室思欲追配古人可謂樂善矣樂天去忠州
於今為二百七十有九年在官者鯁鯁然常憂瘴癘
之病已數日求去故樂天之道事兼沒欲盡聖涂齊
人也蓋不能巴峽之風土又其擊強撰煩材有餘地

而晚暮為遠郡守乃能慨然不倦興舊起廢使郡中
池觀花竹鬱然如元和己亥時追樂天而與之友聖
涂於是賢於人遠矣聖涂為州之明年六月而涪翁
為之記

吉州廬陵縣令題名記

昔皇甫湜持正言廬陵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里縣當
刺使理所今日兩趨衙退則祗承錄判將校事相關
臨煩言易生煩事難專於今戶籍彌稱七萬

子不同所以病令使故難工者

令稱治者常少按求版籍由太平興國改

元而上無傳焉由馬達下訖李景元三十有七人歲

月官資以能右選格應入遠罷不以理或以故去皆
可款識今令陳適用汝器始辦刻石以圖永久維三
十七人其政之媿惡則遺民作吏之言猶在去而顯
於朝其能否則載於士大夫蓋不必書適用資直方
行事如破竹不能為人下其擊伐人不避豪貴其為
政老姦吏縛不能展手其牧民善去敗群者其簿籍
如謹細書生所抄書予欲考焉君以來政事與適用
度長比短差其功最使并刻之而未暇以廬陵之難
為令而稱治其才可知已

黔州黔江縣題名記

黔江縣治所蓋楚開黔中郡時哥羅蠻聚落也於今

為縣二鄉七里戶千有二百其秋賦雀庸不登三十萬錢以地產役於公者八十有五其義軍二千九百招諭夷酋將其衆者五百七十其役於公之人質野畏事大畧與義軍夷將領不殊也使之非其義或跳梁不為用決訟失其情或虜掠以償直暗則小智者亦溷疆畔而為欺懦則細黠吏亦能用其柄市麝臍以百計蠅蠟以千計則夷以長吏為侮寬則以利啗胥徒而苟免猛則烏獸駭而奏箚中矣至今得其人櫛垢爬痒民以按堵而異時號為難治吾不知其說也膠西逢興文為黔州軍事判官會王君任以憂去二年不除代有司以興文署令遂以治聲聞蓋其人

練達吏道故不以假攝為一切之政老於憂患故雖攝事彌年而不倦事事舉以詔條將去如始至府庫簿書如墉如櫛不鄙夷其民子弟教之故其政無六疾而夷夏安之縣舊無題名記興文愍其太陋求之故府與其老吏乃自熙寧庚戌得趙君洙以來十人刻石以為後觀而屬予記之子產曰抑人有言曰蕞爾國夫有社稷民人王事均也豈可忽哉興文之舉於是合矣後之人有此六疾而求治吾不知也無此六疾而邑不治吾則不信也故悉書之以告來者

筠州新昌縣瑞芝亭記

晉陵邵君叶為新昌宰視事之三月靈芝五色十二

生于便坐之室吏民來觀無不動色相與言曰吾令
君殆將有嘉政以福我民乎山川鬼神其與知之矣
不然此不蔣不秀不根而成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
者何也乃相與廓其室四達爲亭命曰瑞芝奔走來
謁記於豫章黃庭堅曰予觀神農草木經青芝生秦
山赤芝生衡山黃芝生嵩山白芝生華山黑芝生常
山皆久食而輕身延年而不老蓋序列養生之藥不
言瑞世之符又其傳五芝曰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
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皆光明動
徹如堅冰而世之所名芝草不能若是也故嘗考於
信書自先秦之世未有稱述芝草者及漢孝武厭飫
四海之富貴求致神仙不死天下騷然元封中乃有
芝草九莖連葉生甘泉殿齋房中於是赦天下作芝
房之歌孝宣興于民間勵精萬事無過舉然廟數
有美祥頗甘心焉故復修孝武郊祀以瑞紀年元康
中金芝九莖又產函德殿銅池中然此芝不生於五
嶽果神農經所謂芝者耶予又竊恠漢世旣嘉尚芝
草而兩漢循吏之傳未有聞焉何也豈其所居民得
其職而去民思其功生則羽儀於朝沒則烝嘗於社
則是民之鳳凰麒麟醴泉芝草也耶抑使民田畝有
禾黍則不必芝草生戶庭使民伏臘有鷄豚則不必
麟鳳在郊梧黠吏不舜文則不必虎北渡河里晉不

必追擾則不必嫌小境此其見效優於空文也耶昔
黃霸引上計吏問興化之條有鵠來自京兆舍中飛
集丞相府上霸以爲皇天降下神雀欲圖上奏京兆
尹張敞言郡國計吏竊笑丞相之仁厚智畧有餘而
微信竒恠也恐丞相興化之條或長詐偽以敗風俗
天子嘉納焉劉昆爲江陵令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
頭多能反風降雨遷洪農太守驛道多虎峭澗不通
昆爲政三年虎負子渡河乃召入爲光祿勳詔問昆
江陵反風滅火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對
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帝歎曰是乃長者之言由
君子觀之張敞之篤論世祖之知言建成之文不如
光祿之質也雖然新昌之吏民愛其令君將傲福焉
焉可誣也又嘗試論之古之傳者曰上世蓋有屈軼
指佞萑蒿翳莢絕曆嶰竹生律旣不經見後世
亦不聞有之則世之有芝草特未定也邵君家世需
者諸父兄皆以文學行義表見於薦紳邵君又喜能
好修求自列於循吏之科故其氣馥而取之異草來
瑞使因是而發政於民慘怛而無倦民將盡力於田
土將盡心於學則非常之物不虛其應且必受賜金
增秩之賞用儒術顯於朝廷矣豈獨夸耀下邑而已
乎故并書予所論芝草循吏之實使歸刻之

河陽楊清亭記

河陽縣令治盟津西晉潘岳安仁所治縣也慶曆中
著作郎知縣事鮮于亨慕潘令治民有聲相傳以爲
父老不伐其桃李於是築亭於其園曰聯芳架閣於
其沼曰揚清意若同循吏之臭味有激於貪濁云才
四十年來者不嗣坳坦汙泥民吏歎息元祐三年某
月宣德郎知縣事高元敏求父吏事膚敏不深鞭罰
而政和乃浚沼開園陸藝桃李水植菱藕稍繕故址
作亭用其名曰揚清名因其舊不捨前人之善也土
木之功不若前人愛民之不易也既落成伐石乞文
於予予爲作詩詩曰邑有社稷古千戶侯吏不自喜
以歲月偷高侯爲邦民不吏賦吏姦輒得有距有鈞
去其螟螣麥禾既秋與民憂之與民樂之安我燕居
民勸作之匪我自逸前人度之草木茂止鳧鴈于水
賓焚士子于食酒醴男耕不違女桑孔時高侯宴喜
去其思之

東郭居士南園記

以道觀分於蘄巖之士則獨居而樂以身觀國於蓬
華之間則獨思而憂士之處汙行以辭祿而友朋見
絕自聾盲以避世而妻子不知况其遠者乎東郭居
士嘗學於東西南北所與游居半世公卿而東郭終
不偶駕而折軸不能無悶往而道塞不能無愠退而
伏於田里與野老並耒灌園乘屋不以有涯之生而

逐無隄之歎久乃遽然獨覺釋然自笑問學之澤雖不加於民而孝友移於子弟文章之報雖不華於身而輝光發於草木於是白首肆志而無彈冠之心所居類市隱也揔其地曰南園於竹中作堂曰青玉歲寒木落而視其色風行雪墮而聽其聲其感人也深矣攬羣山之會作亭曰翠光逼而視之土石磊砢縹以松楠遠而望之攬空成色下與黼黻文章同觀其曰翠微者草木金石之氣邪其曰山光者日月風露之景邪不足以給人之欲而山林之士甘心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因高作閣曰冠霞鮑明遠詩所謂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樹庭者也蟬蛻於市朝之溷濁翳心亨之葉而乾沒之輩不能窺是臞儒之倦意也其宴居之齋曰樂靜蓋取兵家陰符之書曰至樂性餘至靜則庶陰符則吾未之學也然以予說之行險者躁而常憂居易者靜而常樂則東郭之所養可知矣其經行之亭曰浩然委而去之其亡者莎鷄之羽逐而取之其折者大鵬之翼通而萬物皆授職窮而萬物不能撓豈在彼哉由是觀之東郭似閨道者也東郭聞若言也曰我安能及道抑君子所謂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者也我爲子家婿軒冕不及門子之姑氏懟我不才者數矣殆其能同樂於丘園今十年矣可盡記子之言我將剡之南園之石它日御以如

臯雖不獲雉尚其一笑哉予笑曰士之窮乃至於是夫於是乎書東郭之鄉族名字曰新昌蔡魯子飛作記者豫章黃庭堅

大雅堂記

舟稜楊素翁英偉人也其在州閭鄉黨有俠氣不少假借人然以禮義不以財力稱長雄也聞余欲盡書杜子美兩川夔峽諸詩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請從事焉又欲作高屋廣楹庥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來四百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弃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素翁可并刻此於大雅堂中後生可畏安知無渙然水釋於斯文者乎元符三年九月涪翁書

松菊亭記

期於名者入朝期於利者適市期於道者何之哉反
諸身而已鐘鼓管弦以飾喜鈇鉞干戈以飾怒山川
松菊所以飾燕閑者哉貴者知軒冕之不可認而有
收其餘日以就閑者矣富者知金玉之不可守而有
收其餘力以就閑者矣蜀人韓漸正翁有范蠡計然
之策有白圭猗頓之材無所用於世而用於其楮中
更三十年而富百倍乃築堂於山川之間自名松菊
以書走京師乞記於山谷道人山谷道然笑曰韓子
真知金玉之不可守欲收其餘力而就閑者予今將
問子斯堂之作將以歌舞乎將以研桑乎將以歌舞
則獨歌舞而樂不若與人樂之與少歌舞而樂不若
與衆樂之去歌舞者豈可以樂此哉卹飢問寒以拊
孤折券弃責以拊貧冠婚喪葬以拊宗補耕助斂以
拊客如是則歌舞於堂人皆粲然相視曰韓正翁而
能樂之乎此樂之情也將以研桑何時已哉金玉之
爲好貨怨入而悖出多藏厚亡它日以遺子孫賢則
損其志愚則益其過韓子知及此空爲之哉雖然歌
舞就閑之日以休研桑之心反身以期於道豈可以
無孟獻子之友哉孟獻子以百乘之家有友五人皆
無獻子之家者也必得無獻子之家者與之友則仁
者助施義者助均智者助謀勇者助決取諸左右而
有餘使宴安而不毒又使子弟日見所不見聞所不

聞賢者以成德愚者以寡怨終以聽隱居之松風裛
淵明之菊露可以無愧矣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十四終
宋太史分寧黃庭堅魯直著
明後學莆中方沆子及校
里人周希令子儀編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正集

江州東林寺藏經記
元豐三年夏四月提點寺務司言大相國寺星居院
六十區院或有屋數楹棲棟寄欄市井犬牙庖煙相
及風火不虞請合東西序為僧舍八區以其六為律
院以其二為禪坊詔可之賜祠部度僧牒二百給其
費其六年秋七月落成賜兩禪院名其東曰慧林其
西曰智海尚書禮部言淨因院僧道臻奏詔暹舉可

山谷正集

住持慧林智海院者今選於四方得蘇州瑞光院僧
宗本江州東林寺僧常總詔所在給裝錢上道聽乘
驛於是常總固稱老病山野不能奉詔禮部以聞詔
勿奪其志總公天下大禪師門人常數百或千人方
京師虛慧林智海以擇士也禪林之子弟皆願其師
得之及總公不出而道俗傾動相與謀曰吾師不肯
為西用又將棄東林而追之於窮山凡可以安總公
者皆盡心力為之於是能者致力巧者獻工富者輸
財辯者勸施數年之間為夏屋千楹其廢興則自有
記最後度為轉輪蓮華經藏屋未及成而遣其徒求
邦來乞予記予見邦之為藏經其物材無苦調護墨

工是正板籍積書如山盡歷邦手如數一二予以謂
能成總公所商度無疑也予問邦夫用力則外爨而
不來用智則物猜而不應不用智與力物歸之無極
此其故何哉邦之言曰蓮華藏世界海非人天澤虎
嘯於陘震風薄木龍鳴于川大雲垂空若有召之者
而不知其所從來吾師之道茫乎昧乎物故萃乎予
應之曰如總公之不應詔而西也似若有謂未必直
其妙處然而來者芸芸豈真知之者耶子勉之藏成
予為若作記元祐六年某月既沒總公之世而經櫝
猶在寓舍及其門人思度時邦與後來主事者枘鑿
有不合因謝去久之度來告曰轉輪藏及藏殿今有

山谷正集 卷之三
六乞士發心猛烈始將化成惟是藏經者邦有勛焉
而先師之手澤也願終先師之志刻石紀之黃庭堅
曰方總公盛時化蟻穴蜂房爲廣夏百區何其易也
比其晚節末路度成一經藏而身不及見又何其難
也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行百里者半九十者
乎抑何而有者其成壞自有數當成於度之世者雖
總公亦不得物而有之耶古之得道者閱世或餘百
年而棲遲華門之下雖有大檀越不聽增一草蓋知
三界一切法衆生俱煩惱即是道場堅固法在此不
在彼耶

南康軍開先禪院修造記

廬山開先華藏禪院江南李氏中主所作也初中主
年十五先主秉楊氏國柄鎮金陵留中主與宋齊丘
參廣陵政事中主年少好文無經世之意喜物外之
名問舍於五老峯下欲蟬蛻冠冕之間鳳鳴林丘之
表有野夫獻地爲山之勝絕處也萬金買之以爲書
堂時方多故未暇命先主開國身任世子稍駸駸於
富貴然語其舊僚未嘗一日忘廬山也其後中主嗣
國數年乃即書堂爲僧舍蓋方其富盛時傾國服爲
之亦推野夫獻地爲己有國之祥故名曰開先以了
山道人紹宗主之所謂拾枯松煑瀑布者也及中主
作洪都蓋嘗弭節雍容故榻與畫像存焉太平興國

二年又賜名曰開先華藏然其主僧率以行義耆老
至善遲時乃有衆數百人所謂海山橫行遲道者也
於是開先始爲禪林矣由宗十四傳而今行瑛出焉
自瑛之前有道行者或不屑於世務有幹局者或義
不足以感人故其補敝支傾僅僅有之不足言瑛得
道於東林常總其材器能立事任人役物如轉石於
千仞之溪無不如意初苦痰癖屢求去而不可卧病
坊者餘三年乃作意一新之惟表章李氏時佛屋一
區以其壯大簡古留爲後觀後人所作僧堂一區亦
高深安隱視佛屋兄弟也故不毀開先之屋無慮四
百楹成於瑛世者十之六窮壯極麗迄九年乃即功
方來之衆與其勤舊雖千人宴坐經行冬夏無不得
其所願賓客之有事於四方者雖數百入夜半而過
門無不得其所求蓋廬山開先棲賢歸宗圓通四禪
院飯游客常居飯僧之半而瑛以其餘與遣化於四
方之所入興舊起廢其成功也難故其落成也乞記
於豫章黃庭堅庭堅曰夫沙門法者不住資生行乞
取足日中受供林下託宿故趙州以斷薪續禪牀宴
坐三十年藥山以三篋繞腹一日不作則不食今也
毀中民百家之產而成一屋奪農夫十口之飯而飯
一僧不已泰乎夫不耕者燕居而玉食所在常數百
是以有會昌之籍沒窮土木之妖龍蛇虎豹之區化

爲金碧是以有廣明之除蕩可不忘耶瑛曰然有是也今法王真子爲世界主佛母淨聖同轉道樞泰山之雲雨天下河海潤極千里何憂魔事耶雖然之盜三災彌綸一切共業影響豈特末法比丘之罪邪會昌之詔吾又有以訂之其說不過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夫毗廬遮那宮殿樓閣充遍十方普入三世於諸境界無所分別彼又安能廬吾居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藏在一微塵中彼又安能火吾書無我無人無佛無衆生彼又安能人吾人雖然妙莊嚴供實非我事我於開先似若夙負成功不毀夫子強爲我記之我住此山十有二年隨緣所作窮於是矣

洪州分寧縣雲巖禪院經藏記

我將煮東溪之菜縣折脚木牀以待夫子解腰而共飯黃庭堅曰此上人者蓋如來藏中之說客菩提場中之游俠邪歎作記者亦窮於是因自書使刻之

江西多古尊宿道場居洪州境內者以百數而洪州境內禪席居分寧縣者以十數二十年来住持者非其人十室而八也其有戶籍而單丁住持上官租者十室而五也分寧縣中唯雲巖院供十方僧山谷道人自爲童兒時數之未嘗得人其號十方名存而實亡矣元祐末山谷以憂居里中有玉山僧法清尸此禪席而十方僧往來不得展鉢託宿清聞山谷嘗道

雲巖初無藏經慨然欲辦此緣其人才智足以興事而道行不能感人論者紛紛而中廢清亦得罪去矣韶陽老人得道於黃龍祖心禪師被褐懷玉隱約山間二十餘年矣自言山野不解世事無出山爲人意邑中賢士大夫及其耆宿度曰欲興雲巖法席必得本色道人若是則莫宜韶陽公於是逼致之韶陽公幡然受請入居方丈之東死心寮中居數月粥魚齋鼓隱隱絃絃聞者動心升堂入室肅肅雍雍觀者拱手韶陽公曰與十方人作粥飯緣則可矣非老人爲道而來之意古人云我若一向舉揚宗乘法堂前卓深一丈吾恐雲巖明外荆棘生焉不得已衆竭力爲我置藏經具於末法中作佛事衆亦不解老人語而謀爲轉輪蓮華經藏庇以華屋大爲經堂嚴以金碧有山者獻木有田者獻穀如此且閱三歲檀化爲魔種種沮壞韶陽壁立不戰不祈諸魔所攝去魔即佛作大莊嚴遠近傾倒魔爲檀自謝負墮鳴蟲伐鼓相我成功於是四方來觀者乃曰江東西經藏乃十數未有盛於雲巖者也而此經藏者發端於山谷不得不爲之記山谷曰物之成壞蓋自有數要以有道者爲所依然後崇成韶陽所以不得已而置藏經是中有正法眼句禪子自當於死心寮中求之凡此藏經主工者僧悟機如京師印經者僧希文韶陽老人

山谷正集
者大長老悟新山谷道人者責授涪州別駕戎州安置黃庭堅

洪州分寧縣青龍山興化禪院記

幕阜山之東黃龍山之下曰青龍山背山而嚮溪有道場曰興化禪院相傳以爲隋初有頭陀卜築此山得名曰靈臺院至會昌而籍沒大中再許度人有利相禪師實化草來皆爲金碧號澄心院嗣興者曰伏虎禪師歲遠失其名蓋常以道行伏虎鄉民生敬其經行死奉其塔廟至今遺基巋然水旱猶請禱之此後子孫食其田宅而已至慶曆中賜名興化禪院於今七世無赫赫可紀紹聖丙子歲衆請漳州僧以弼住持弼嘗入黃龍心泐潭文之丈室目以爲聞得乃旬於東林常總禪師不能補壞支傾偷過歲月銳意興作必欲自我一新之尚有東林之規摹又得長沙僧志秀爲之佐故七年而大廈彌山凡所以尊崇經像安養聖賢包容作務館穀賓客無不稱事高明顯融又栽杉十萬以關盛衰蓋方事之初民慎展者家有古墳楮林相其材可大用而人以爲不可得已而楮林之中夜聞鐘梵或以告弼試往喻之慎氏四十餘院欣然同施人歆其祥於是傾財獻力遂崇成耳惟積敝難振大緣難成非其時不興非其人不能夫更六世而補破支壞粗合苟完可謂積敝矣空山之

間四旁去州縣遠徹故作新費以鉅萬可謂大緣矣
楮林鐘梵非所應有而驚動此其興之時也弼以淨
行而主此緣秀又爲之竭力凡一切作務病者不悔
死者不怨皆曰今我盡心盡力必將惠我三昧其人
又能也夫東林千歲之功發地除之不遺一像一室
爲屋千楹成壞無不如意然未及以道接十方也而
化去今弼尚朱老訖臻厥成尚行總公之道哉故爲
之記記其興廢而勸請之

太平州蕪湖縣吉祥禪院記

太平州蕪湖縣吉祥院者考之載籍不知其所本父
老言曩猶有石刻云院基於晉承和二年而亡其名

又言江南李昇初爲徐溫乞子時徐知訓不能容昇
置酒伏劒士欲殺之行酒吏刁彥能知其故以手爪
昇昇寤起走伏於此院北山間古松下以免及昇有
有國名院曰來壽云其後僧紹熙焚巢毀像掃地幾
盡天聖初知縣事太常博士董黃中逐紹熙以授僧
自元而院中興景祐大饗帝於明堂賜院名曰吉祥
元之徒繼主事者曰可旻亦有道行俗緣以故其佛
事崇成上北山斬竹開屋凡數十楹旻死其弟可云
可暹敗隳寺居略如紹熙時鍾魚不鳴像設風雨云
等不能有乃求以十方人主事閔知縣事晉陵胡宗
質開封李士高始以邑中士大夫耆老之願起宣州

山谷正集 卷之十五
廣教禪院僧慶餘傳法住持蕪湖未嘗有十方院院
又蕪廢不可措手人以為興之難而餘以元豐八年
五月二十八日來就法席是日竹筍彌山人道人一作
以為瑞有屠者故凶忍於是坊欲解牛三夕不能奏
刀已而牛見夢送我吉祥院屠以語市中人市中人
則共買牛與吉祥至今以供麥噉方念你經藏而法
教自鳴餘亦不知寒暑日乞於市上風饑霍震道無
行人而夫須撥禩出你佛事故邑人動心為其耆老
亦有修禪奉律信有是道者以是坐賈行商與田間
著姓破慳捨有日月至焉然餘貞貧士一錢而乞之
而人有施四十萬者故歲行八周興舊起廢於今可
以安方來禮勤舊下逮冗從皆有舍區又為大轉輸
經藏其費鉅萬方歲之不易居民薦菑於水火若不
可為而餘之立志如山不可回奪餘之言曰蕪湖古
大縣嘗為丹陽郡治所直中江之會舳艫相屬千里
連樞輔我者眾則吾事當有濟時百足之蟲至死不
仆吾以是歿吾世為之以能難成一作是故遂濟登
茲黃庭曰此山蓋為永壽院者幾百年為吉祥院者
又五十年矣今乃蔚為禪居再閱廢興可為累歎物
之成壞相尋馮虛而責實蓋難為功今餘之功緒且
終是必將齋心服形退藏于密延四方之有道者為
之法供養豈使法鼓虛鳴反為噉下牛所笑哉故為

之記其所從來使後有考焉餘蓋授法於太平州興國脩睦而其同學弟仲珪實左右之

南康軍都昌縣清隱禪院記

發豫章下流略鄱陽之封據彭蠡上游距落星灣輿行一舍舟行百里有大聚落是爲古之鄡陽今爲都昌縣治所山悠而水遠能陰而善晴升南山而望之如李成范寬得意圖畫蓋南山之於都昌如娟秀人直其眉目清明處也其東則謝康樂翻經臺其西則石壁精舍見於康樂之詩石壁之灣洄古木怪石又陶桓公之釣臺也野老巖之下盤折爲隈隩其土泉井而繁松竹曰清隱寺者唐泰陵皇帝所賜名也其

後縣令陳杲用咸通赦書改築於南山之陽自爾餘百年閱廢興多矣守者非其人至無用庇風雨以食熙寧甲寅令王師孟初得廬山僧建隆主之遂爲南山清隱禪院乙卯丙辰而隆卒長老惟湜自廬山來百事權輿願力成就而僧太琦實爲之股肱於今八年宮殿崇成凡所以安衆作佛事者靡不斬新松竹欣欣安樂雨露而無斧斤引高泉以致日用器械奇巧如人血脉周流於百體也陰房薜壁戶牖通達昔者虫蛇之寢廟虎豹之燕居無不畚築丹堊冀其寬衍以爲園蔬老者有所休壯者有所游少欲而常足無聚祿而望人之腹余得意於山川以來隨食南北

二十年矣未嘗不愛樂此山之美故嘉歎清隱之心
賞風月而同歸清隱曰吾與子同與不同付與五湖
雲水惟是艱難以至燕樂強爲我記之清隱出於福
清林氏飽諸方學最後入浮山圓鑒決遠之室浮山
臨濟之七世孫如雷如震觀父可以知子矣

吉州隆慶禪院轉輪藏記

維物外禪師冲日有道行以江西楊氏順義中築室
於廬陵郡之仁山其言傳故院不廢至于今爲隆慶
禪院熙寧乙卯禪師利儼自黃龍慧南道人所來樂
仁山而駐錫烏儼器宇重深才智能任事其初舉事
緣占却人心告以刻華嚴經論板書經費鉅萬人勸

其功期月而成儼曰黃龍知見之香可以普薰斯人
矣於是安意莊嚴此山即以其書告衆人曰吾師云
五十六億萬歲當有大丈夫來自善足天於龍華菩
提木下三轉法輪度諸有緣人稱所有施法佛及僧
是爲將來聽法種子其會盟以二月十九日至元豐
三年其日遠近皆會有異僧來吃飯忽不知所如道
俗震動四年六月會者傾江西湖南而僧伽浮圖出
光明相照此會人無不歸心故儼因此會供施轉化
多人爲轉輪經藏木石金碧妙天下之材百工妙天
下之手閱二歲而崇成機發於踵大車左旋人天聖
凡東出西沒鬼二神械耀人心目其費無慮二千萬

皆人自勸非機巧智力所能儼之言蓋如此豫章黃庭堅曰夫一餅一鉢行若飛鳥而宴坐十年荆棘草萊化為金碧歲無豐凶施者常滿門彼非有大才智鼓舞斯人安能若是因其落成爲之記

懷安軍金堂縣慶善院大悲閣記

直金堂縣南有山如城壁東西行者風雨以爲保障是謂金堂山有一峯發於其麓自北而南出絕峯上極得地坦平表裏見其江山縣之爽塏處也縣南故有僧坊曰天王院天聖中賜名曰慶善爲舍五百楹成於僧化之師文紀至化之乃度作千手眼大悲菩薩閣於峯頂規摹之初智者笑之愚者排之化之意益堅其求於人不避寒暑雨雪其受人施不計貧富多寡積十五年而功乃成於是又即山南北而爲宮與大悲閣高下相望爲屋將百楹矣初其匠事未能半而壯麗宏敞動人心目於是笑之者皆助之謀排之者皆借之力已而檀施傾數州其用錢至一千萬然後聖相圓滿千手所持多象犀珠金間見增出無一臂不周不以人功歲計所能辦也觀者傾動或至懺悔涕泣於是化之自武其功因余外兄張子安乞余文記之子安亦言化之醇樸不凋鑄盡心於佛事所作殊勝可紀也按千手眼大悲菩薩者觀世音之化相也維觀世音應物現形或至於八萬四千手眼

昔楊惠之以塑工妙天下爲八萬四千不可措手故
作千手眼相曰後世雖有善工不能加也已而果然
今之作者皆祖惠之云金堂本廣漢郡之新都聚邑
至唐咸亨中以金堂山而名其縣化之其縣人也子
安通直即知金堂縣事張君禔也大悲閣作元祐二
年之九月將落成於新天子改元之某月

瀘州大雲寺滴乳泉記

瀘州大雲寺西偏崖石上有其泉滴瀝一州泉味皆
不及也余名曰滴乳泉然寺僧宗惠埋其上泉滴來
不汲汲似爲死骨所觸余聞葬書死而葬泉源者其
子孫皆當病水瘡而死其毒數世不已惠若有子孫

可也

避數世之禍

西峯院三秀亭記

廬陵縣西峯院三秀亭記
輒以它吏攝承託宿傳舍吏胥視民爲
俎者衆羊失其牧歲歲仍饑饉夜有抱鼓不
治聲聞京師元豐六年春詔用壽春魏侯魏侯有家
法以吏能名一世至則引見官吏問敕散所先下書
教民諭以苦語獎拔才能昭勸不勉戒敕宿負聽以
功除按行州左右曹三獄累械至三百餘決其得情
引慝釋其點染攀牽唯上請湏報遠逮證左與繫輕
而捕重者乃付有司其所裁遣蓋去三分之一二人氣
以和下車之十二日芝草二本產於州院獄門之東

其後得一本於郡齋便坐之室而最盛於西峯僧舍
之秀野亭一月之間凡產芝二十餘磊落權奇人物
象成最後寺僧來獻黃芝異本同穎黃者慶色異本
同穎者不爭之祥今郡侯樂士愛民天澤優渥五穀
順成鈔盜其將衰息健訟之民且化爲慈祥弟友
侯亦將鴻漸於基首以受福民之慶則靈芝之生不
獨爲吉瑞魏侯因改秀野亭以爲三秀屬豫章黃庭
堅記之魏侯名綸字君俞其歲之六月甲戌記

吉州慈恩寺仁壽塔記

吉州東山慈恩寺治平 皇帝賜名也寺有江南李
氏保大中刻石曰龍興寺而高僧傳言仁壽舍利

在發蒙寺寺三易名其歲月皆失歎識其傳曰陸
皇帝方隱約時有異人以舍利一掬遺之曰以此福
蒼生因忽不見帝以示僧曇遷置堂中閱數日數有
盈縮遷曰吾聞法身過於數量非世智所及此未可
量有尼智遷數大言人以其狂而不信陰謂帝曰象
教堙沉一切鬼神皆西兒當父母天下其後周失其
牧隋文受命仁壽改元迺詔分舍利三十置浮圖於
天下高爽地所至皆發祥下瑞三年又以所餘舍利
五十有三分置五十三州皆選有道行僧調護至其
州卜吉地爲浮圖吉州發蒙寺其一也實以西京光
明道場僧慧最將命發地八人得豫章板古甃甃中

置銀鬕舍利觀者皆震動唐天祐中夜雷雨大晦冥
厥明視之浮圖左旋殆且盈尺故基宛然不相函蓋
非人力所及靈瑞傳聞崇奉傾數州由天聖以來屢
見光景志恠者或過其實而曲士持議以爲無是道
彼恢詭譎恠流俗喜傳無以爲有寡見淺聞又裁耳
目之外謂之不然故曰夏蟲不信冰霜醯鷄斷無天
地彼何足論大方之家故咨攷實錄遺主塔僧師惠
以告來者師惠喜事有經論學樂以余言勒之金石

天鉢禪院準禪師舍利塔記

維東福勝故號天鉢有來鎡錕在同光之末令初堂
堂大覺印可干戈日尋禪予宴坐真人開宋六合

家時維令準以弟纖初持臨濟家法鼓板鐘魚安
百年有僧父子父餽其鄰子乞于市文慈重元海岱
維清如雷如霆十州震驚育者得眠檀者傾施日飯
三百猶賜覺海若冲提印了空雪山醍醐法示一
味飲者不同冲子智航蓋士夫選諸根猛利迺出魔
胷昔在天鉢風雨及牀瓶鉢三世冬温夏涼有窳堵
波畚築所開發函得骨莫詔其誰替首摩拂舍利涌
出銜齒附骨如珠瑟瑟迺考圖記準實藏此壽七十
五同光之季累甃莊嚴鍾呬威儀使見聞發心維航
智悲林下家聞得意自足蒿萊荆棘不純不縵因時
成文證德訓俗如象遇雷如龜藏六攷石作銘閱世

陵谷

清隱院顯濟王廟記

諸行無常一切皆苦諸法無我寂滅為樂無上兩足
尊初說脩多路為海居種性開此甘露門故娑竭以
無耳聞經無姑以非男成佛維順濟王承佛記刻有
大福田為世津梁得自在力當時十處十會皆聽圓
音今日三江五湖不忘外護所以作南山之檀越應
清隱之爐香以佛事作神通化血食為淨供雖然大
陽門下法士徧周普光法堂當仁分坐不妨於法界
海見作魚龍入觀音門能施無畏鐘魚鼓板釋迦苦
白丁寧雷雨風濤順濟家常相助因行不妨掉臂

山飯在往來船非唯曲為今時亦與後人作古記

自然堂記

佛者惠言吾同郡人自豫章來客於湖陰將二十年
其居故屋數間舊開東軒於鄰室之籬角黝黑漸洳
不堪人居蝸涎蛛網經緯几席有以改作告之者則
應之曰未遑也間而徘徊其下徜徉乎旁久乃得之
因其舊蓋不易一瓦塞故嚮以為壁奪故壁以為明
不加一木而堂成知言師而來者莫不粲然油然忘
其歸予獨嘉其意近於自然為之名曰自然堂且為
道其所以名曰動作寢休頽然於自得之場其行也
不以為人其止也不以畏人時損時益處順而不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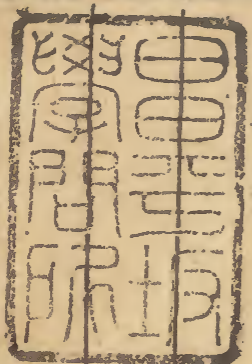
此吾所謂自然也彼體弱而健強名辱而羨榮汨汨然日有是心然且取混沌之術而假脩之者自然尚能存乎雖然凡此者近之矣而未也若夫道之妙者則吾不能為若言之而使若得之也亦不能為吾言之矣言師善鼓琴丹青而不有其能讀經論多自得其意不事外飾如山野人可與言者也

黔南道中行記

紹聖二年三月辛亥次下牢關同伯氏元明三山尉辛絃堯夫傍崖尋三游洞繞山行竹間二百許步得僧舍號大悲院才有小屋五六間僧貧甚不能為客煎茶過大悲遵微行高下二里許至三游間一徑

關繞山腹下視深谿悚人一徑穿山腹黥闇出深明洞中畧可容百人有石乳久乃一滴中有空處深二丈餘可立嘗有道人宴居不耐久而去歟壬子堯夫舟先發不相待日中乃至蝦蟇碛從舟中望之願頷口吻甚類蝦蟇也予從元明尋泉源入洞中石氣清寒流泉激激泉中出石腰骨若虬龍糾結之狀洞中有崩石平濶可容數人宴坐也水流循蝦蟇背垂鼻口間乃入江耳泉味亦不極甘但冷熨人齒其源深來遠故耶壬子之夕宿黃牛峽明日癸丑舟人以豚酒享黃牛神兩舟人飲福皆醉長年三老請少駐乃得同元明堯夫曳杖清樾間觀歐陽文忠公詩

及蘇子瞻記丁元珍夢中事觀隻耳石馬道出神祠
背得石泉甚壯急命僕夫運石去沙泉且清而歸陸
羽茶經紀黃牛峽茶可飲因令舟人求之有媪賣新
茶一籠與草葉無異山中無好事者故耳癸丑夕宿
鹿角灘下亂石如困廩無復寸土步亂石間見堯天
坐石據琴兒大方侍側蕭然在事物之外元明呼酒
酌堯夫隨磐石爲几案牀座夜闌乃見北斗在天中
堯夫爲履霜烈女之曲已而風激濤波灘聲洶洶大
方抱琴而歸初余在峽州問士大夫夷陵茶皆云楠
澁不可飲試問小吏云唯僧茶味善試令求之得十
餅價甚平一携至黃牛峽置以爐清樾間身候湯于
柝得味既以耳黃牛神且酌元明堯夫云不減
茶味也乃知夷陵士大夫但以貌取之耳可因人告
傳子正也



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十五終

